



明高拱著

(國學文庫第十一編)

# 邊略五種

防邊紀事  
伏戎紀事  
捷虜紀事  
靖夷紀事  
綏廣紀事

全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重印

據紀錄彙編

(明刊本每半葉  
十行二十字)

重印

(定價國幣六角五分)

## 邊畧序

史稱趙充國破羌還所善浩星賜說曰將軍卽見上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亦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豈嫌伐一時事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生一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予每讀至此輒廢卷嘆息以爲老臣爲國之心乃如此固非窳淺之夫務爲形迹者所能識也昔予還政府僅二年餘值邊徼多故予乃竭力助勦爲固圉計賴天佑聖明西敵稽顙稱臣東番投戈授首貴彝讐服嶺冠底寧計幸屢効而予已歸且老矣竊伏自念諸所條畫利關國事甚大乃不以此時一明其意將何以示後世者遂追憶略述其槩嗟乎予豈伐一時事哉亦姑存往迹倘後經略者考

焉有裨一二亦老臣爲國之心也而何嫌自言哉凡五卷

萬曆癸酉十月日中立山人高拱自序

# 邊略五種目次

防邊紀事……………一

議處本兵及邊方督撫兵備之臣以裨安攘大計疏……………二

議處本兵司屬以裨邊務疏……………七

敵情緊急議處當事大臣疏……………八

推補兵部右侍郎並分布事宜疏……………一〇

議處邊方有司以固疆圉疏……………一二

議處邊方久缺正官疏……………一五

與宣大王總督書……………一七

與副遼譚總督書……………一八

與護守通州劉總督書……………一八

與延綏何巡撫書……………一九

答趙總兵書……………一九

又答趙總兵書……………一九

示閩參將書	二〇
伏戎紀事	二二
撻虜紀事	六一
靖夷紀事	七三
綏廣紀事	八七
議處遠方有司以安地方并議加恩賢能府官以彰激勸疏	八七
議處廣東舉劾以勵地方官員疏	九〇
議革廣東巡撫疏	九三
議處廣東兵備知府等官疏	九四
議留副使王化立功贖罪疏	九六
議處知府侯必登疏	九八
改參政陳奎兼潮州兵備疏	一一三
答廣東趙巡按書	一一四
答兩廣殷總督書	一一五

又	.....	一六
又	.....	一七
又	.....	一八
又	.....	一九
又	.....	二一
又	.....	二二
又	.....	二三
又	.....	二三
答廣東楊巡按書	.....	二三
與南京姚監察書	.....	二三
答兩廣殷總督書	.....	二四



防邊紀事（邊略一）

明 新鄭高 拱著

隆慶庚午二月予奉命還內閣兼理銓務時邊患孔棘邊報日至予乃悉心經畫昕夕弗遑念宣大尤緊要鎖鑰非王鑑川不可特奏調之又議處本兵添設贊佐又取督撫數人於內備用又各備兵糧之官明戰守之職事體稍定奄忽秋至敵方大舉亦既露形予乃議分布備用諸大臣背城列陣有人隨兵督餉有人防衛山陵有人護守通糧有人俾各鎮督撫諸臣專禦敵勦殺不得牽於內顧又傳勉諸將領作其勇敢冀共收敵愾之功薄冬敵竟弗至初不識謂何豎得趙全因問其故則云敵訶知是處有備匪同往昔乃弗入也當是時

予經畫頗多乃弗能悉記今惟疏書數紙在焉因錄藏笥中夫敵衆方稽首稱藩塞無烽火籌邊之說安所用之然姑存故事或有取於他時云爾

疏

議處本兵及邊方督撫兵備之臣以裨安攘大計疏

臣惟兵部尙書卽古大司馬之職所以統六師平邦國安危所係任至重也況二三十年來邊關多事調度爲難則其任尤重所宜多需其才用之不竭然後可以濟事而乃遇有員缺皇皇求索不得其人豈果世之乏才歟良由養之不豫是以不能卒得於臨時也臣觀兵部侍郎止如別部額設二員蓋邊關無事之時則然也近年旣稱邊關多事而官則如舊或閒

添一員協理戎政然又時用憲臣侍郎亦非定員則所謂定員者止二人而已而二人者皆協理部事不得隨時出入或欲巡閱邊事未免假借於他官或遇邊方總督員缺未免挪移於他處假借他官則非其本職不便行事挪移他處則補於東又缺於西且彼此候代道途遙遠動經歲時不得履任門庭緊急之事無人爲禦臣不意國家如此大事而乃苟且以處至此也臣愚誠中夜以思謂宜於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卽以一人往旣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卽以一人往旣可朝發夕至又不費於挪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旣深凡本兵政務與夫邊關險隘敵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曉暢諳熟方累素定遇有尙書員缺卽以其尤深者

補之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兵乃專門之學非人人皆可能者若用非其才固不能濟若養之不素雖有其才猶無濟也臣愚謂儲養本兵大臣卽當自兵部司屬始蓋兵部司屬皆與聞軍旅之事而乃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不得其人旣未必可用而又遷爲他官則人無固志視爲傳舍不肯專心於所職如此者非惟無以備他日之用而口下承行亦有不當者矣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卽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卽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卽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尙書之缺譬之通政鴻臚然待次於下魚貫而進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閒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

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臣又思之養才雖足以備用然勸懲不明何以盡人力體悉不周何以盡人心臣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是何等苦寒出入鋒鏑是何等艱險百責萃於前是何等擔當顯罰繩於後是何等危懼其爲情苦視腹裏之官奚啻十倍而乃與之同論俸資同議陞擢甚者且或後焉此功臣所以灰心烈士爲之太息者也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入先他官不得與之同論俸資脫或推奸誤事則律以法脫或任職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入後尙不得與他官同論俸資夫稱職者常先則人必欣於進取不稱職者常後則人必懼於蹭蹬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至於人力有限窮則不支臣又見邊關總督之臣用之不效者旣蒙顯罰而用之效者

乃不蒙顧惜事一入手更無援助更無代贊使其頻年累歲常受苦辛非惟不得息肩抑且不遑喘息直至肝腦塗地而後已斯其情不尤苦乎若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休假之法如其在邊日久著有成績則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知慧長裕而不竭以勤王事爲濟必多且臣子馳驅之苦既在上者所深體而君父體念之意亦在下者所周知君臣之義卽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臣受皇上眷任誓圖報稱見得邊事廢弛必須得人乃可振起而用人不得其道乃如此若及今不爲之所恐因循愈久愈難收拾可終任其廢弛而已乎故願爲我皇上早爲設處以濟目前之急預爲儲養以備他日之用安攘之計或莫先於此也伏望聖明裁斷勅下該部施

行不勝幸甚等因隆慶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具題二十七日奉聖旨兵事至重人才難得必博求預蓄乃可濟用覽卿奏處畫周悉具見爲國忠猷都依議行

議處本兵司屬以裨邊務疏

先該臣拱具奏儲養本兵大臣自司屬始已蒙聖明准允容臣等仔細體訪於本兵司屬中分別其可留者留可處者處其別衙門官有可調爲本兵司屬者調區計停當陸續題請外臣等又思得方今邊徼用兵之處惟是薊遼宣大延綏寧夏甘肅而南則閩廣是數處者風土不一事體各異每遇有事本兵處分止憑奏報之詞別無據證以故常不得其的確臣愚謂宜於是數處之人擇其有才力知兵事者每處多則二人少則一人使

爲本兵司屬彼生於其地身家之慮既無不周至如山川之險易將領之賢否與夫奏報之虛實功罪之真僞皆其所知便可一問而得以是爲參伍之資處分或無不當且是數處者既有其人然亦不過司屬三分之一餘員尙多天下之人皆在固非偏用邊人伏望聖明裁定勅下臣等施行仍乞著爲令甲永遠遵守俾是數處之人在兵部者後先繼續不至閒斷其於邊務所裨必多等因隆慶四年三月十八日題二十日奉聖旨這兵部司屬依擬選用著著爲令

敵情緊急議處當事大臣疏

據薊遼總督侍郎譚綸報稱敵情緊急聲言欲犯古北口黃花鎮等處地方臣等竊思調度兵馬乃兵部之任其事至大且繁今兵部止有尙書郭



乾一人在任侍郎王遴提兵列營在外翁大立谷中虛魏學曾俱尙未到任恐匆劇之際一人難以獨理臣等看得本部右侍郎靳學顏才略恢弘可屬大計合無暫令協理兵部事務待事寧之日回部管事其黃花鎮切近陵寢雖有發去京營并昌平總兵人馬守禦防護尙屬單弱節報敵勢甚大臨期或不免再行調取各枝兵馬旣不歸一各該督撫等官隨賊戰勦又恐難於照顧須得一才望大臣專一經理爲便臣等看得順天府尹栗永祿忠貞謀猷可當兵革之任合無加以憲職令其前去提督各項防護陵寢兵馬再照大臣受命必面恩面辭方敢到任出城行事今事旣緊急恐誤時刻或遇免朝之日合無令其廷謝卽行不必面恩面辭庶不耽延誤事等因隆慶四年八月二十二日題二十四日奉聖旨是靳學顏

著暫協理兵部事栗永祿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防護陵寢兵馬寫勅與他著上緊去

推補兵部右侍郎並分布事宜疏

吏科抄出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掌管吏部事高拱奏爲議處本兵及邊方督撫兵備之臣以裨安攘大計事內議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卽以一人往旣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卽以一人往旣可朝發夕至又不費於挪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旣深凡本兵政務與夫邊關險隘敵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曉暢諳熟方略素定遇有尙書員缺卽以其尤深者補之等因奉聖旨兵事至重人才難得必博

求預蓄乃可濟用覽卿奏處畫周悉具見爲國忠猷都依議行欽此照得兵部協理部事侍郎員缺先該吏部題奉欽依照例會官推補臣等會同各部都察院通政使司三品以上堂上官及大理寺署印官推舉得大理寺卿張紳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粟永祿俱堪任協理部事侍郎伏乞聖明於內簡用一員陞以部銜候命下之日令其到任協理部事遵照奏內事理一體欽遵行事遺下員缺照例會官推補及照原議添設侍郎卽與額設者一同協理部事非有分別乃旣設之後兵部遂另立協理部事之名以新設者爲額外之員自分彼此互起猜嫌殊非體國之公何有協恭之義合無行令各官今後除左侍郎一員外其右侍郎三員惟以到任先後爲序不得仍前爭講禮儀致乖體統至於職掌尤宜

預先分定乃得早爲之謀不致臨時倉皇苟應故事如遇總督員缺或應巡閱邊務照前題准事例卽於四臣中揀一人往其平居無事皆令在部協理每遇防秋或有緊急則以左侍郎在部其右侍郎三員以一防護陵寢以一提督九門以一護守通州漕糧次序有定無相攙奪臨時各照職掌而行不必再行題請煩瀆庶先事既有預備而臨事自可從容等因隆慶五年五月十一日題十三日奉聖旨是張翀陞兵部右侍郎

議處邊方有司以固疆圉疏

臣惟薊遼山陝沿邊有司雖是牧民之官實有疆場之責敵騎蹂踐旣難支持百姓凋殘又難綏撫卽以有才力者爲之猶懼不堪卽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謂

以劣處之也彼其用之腹裏尙然罔效又何有於邊方待之既薄志意隳沮又何望於展布是以善政無聞而郡邑之狼狽爲甚皆是用人不當所致蓋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蓋徒以邊方爲遠地而曾不思遠地安然後內地得以安也及今若不亟處恐日復一日狼狽愈極而不可收拾所關非細臣惟國家用人不當爲官擇地只當爲地擇官今邊方既係要緊之地又皆狼狽則尤宜以賢者處之合無今後各邊有司必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而又議其賞罰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爲率比內地之官加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特著奇績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其才略恢弘可當大任卽由此爲兵備爲巡撫爲總督無不可者惟以治效爲準不必論其

出身資格若乃用之不效無益地方者降三級別用若乃觀望推委以致誤事者輕則罷黜重則軍法治罪夫既開功名之路以歆之於前則不肯不盡其心又有嚴罰以繩之於後則不敢不盡其力庶乎修職者多而邊方有賴也然臣又思功名之路既開則又有本是腹裏而借邊方省分之名以圖倖進者亦不可不預爲一定之說臣等查得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自在安樂等州縣山西則河曲臨縣忻州醇縣代州五臺繁峙定襄永寧寧鄉岢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人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丘等州縣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等州縣此六十一處乃是邊

方前項事宜惟當行之於此其他雖是薊遼山陝所屬不得概以邊稱徒資俸路其各府佐貳在邊任事者賞罰亦同前議則事體有定不復可有假借者矣臣因見得沿邊郡邑敝壞必當爲處日夜念此至熟故敢特效其愚伏望聖明裁斷施行邊方幸甚等因隆慶四年六月初四日題初六日奉聖旨邊方有司防守攸賴委宜加意這所議都准行

### 議處邊方久缺正官疏

照得山西等處大同等府渾源州等衙門缺知州等官共一十五員俱臨邊有事地方見今秋防在邇正官難以久缺相應作速議處臣等照例推舉得山西等處遼州榆社等縣知縣康朴等共一十五員節年考語開稱才力俱優堪以陞調後開衙門候命下之日本部給憑嚴勒限期移咨兵

部馬上差人轉行該撫按衙門催令星夜前去新任管事不許便道回家亦不許枉道謁見上司違者聽各該撫按參奏處治緣係議處邊方有司以固疆圉事理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旨計開擬陞山西大同府渾源州知州一員康朴榆社縣知縣擬陞山西大同府應州知州一員吳守節聊城縣知縣擬陞陝西延安府綏德州知州一員王學孟平陸縣知縣擬調順天府昌平州密雲知縣一員張思正博野縣知縣擬調山西太原府代州五臺縣知縣一員王勤商丘縣知縣擬調山西太原府忻州定襄縣知縣一員曲宦陽穀縣知縣擬調山西太原府代州繁峙縣知縣一員任朝臣肅寧縣知縣擬調山西大同府應州山陰縣知縣一員張宗信靈壽縣知縣擬調山西大同府朔州馬邑縣知縣一員宗鑰寧陵縣知縣擬調山



西大同府蔚州廣靈縣知縣一員韓希龍長山縣知縣擬調山西平遙縣知縣一員崔元吉金鄉縣知縣擬調陝西延安府膚施縣知縣一員趙可化東光縣知縣擬調陝西延安府塞縣知縣一員宿金通許縣知縣擬調陝西延安府延川縣知縣一員毛儲元石泉縣知縣擬調陝西延安府葭州吳堡縣知縣一員李木恩縣知縣隆慶四年七月十二日題十四日奉聖旨是

書

與宣大王總督

今歲邊報不一東西各異惟公的有定見如燭照然且屯兵兩界不動既免多費錢糧又得休養兵力於東於西皆可爲重誠爲得策近稱西有動

作當不出公籌略之外佇俟長驅奏功當寧也古云方叔元老克壯厥猷其在於今非公而誰此時月已漸高東敵尙無的報又值多雨不知究竟何如惟有嚴備不懈是則在我者耳冗劇不悉統容別布

與薊遼譚總督

久勞保障既著壯猷今遇盤根尤徵利器願播張皇之武以收全勝之勳則誠萬里之長城不止北門之鎖鑰矣戮力王室敢謂同心弘濟時艱特資殊略寸衷佇望尺素布懷不悉

與護守通州劉總督

邊關多事正丈夫報國之秋宸命孔嚴乃臣子勤王之日特茲勸駕願早發程仰慰九重之懷俯作三軍之氣撻彼醜虜靖我疆場英雄偉烈豈不

照耀今古哉

與延綏何巡撫

昨過保定聞君官聲甚茂故有此推以爲鎖鑰非君不可蓋爲國家門戶計也然聞君稍過嚴急恐將士聞而懼懼則和調豫附之效寡矣願君披襟度以睦將領略文法以撫士卒得其懽心乃可致其死力特效忠告願君之垂聽也又西石甚知君並用附白便好同心協力共成國事也不悉

答趙總兵時趙方懷懼故有此答

將軍久在邊境勞苦而功高僕甚知之宜安心爲國報效聖明在上必不負將軍人回布意不悉

又

君乃多謀敢戰之將故愚每加扶護蓋所以爲國也今邊報孔急正君出力報國之時惟勉樹奇勳垂名青史豈不爲丈夫哉報人回草此布意不悉

示閩參將

來人稟報具悉聞君整櫛人馬已備奮有鬪志甚喜敵亦人耳我若敢戰彼豈能必得志哉勉之勉之樹有奇勳國恩固不輕也

伏戎紀事（邊略二）

明 新鄭高 拱著

隆慶庚午秋九月十九日北虜把漢那吉來降惟時宣大總督臣爲王鑑川大同撫臣爲方金湖胥遣官伴具揭帖飛報予曰今有虜酋俺荅親孫把漢那吉率妻奴八人來降稱是伊祖奪其新婦以此抱憤而逃投向中國譯審是的議當如何處者且卽言易趙全事予問老酋動靜若何待孫意若何曰老酋愛其孫甚而其妻之愛之也更甚老酋畏其妻昨那吉之來以老酋故其妻以柴木擊之曰卽中國要汝頭吾當與之吾只要吾孫也予喜曰可得策矣乃復之書曰虜酋欵塞蓋數百年所無者乃我皇上盛德所臻而公明威所格亦可見也然此乃中國利機處之須要得策若

遂與之則示弱損威不成中國桃松寨之事可鑒必不可也若遂殺之則絕彼繫念而徒重其恨石天爵之事可鑒必不可也若明言易趙全等亦未爲可何也虜人來附吾自當撫育之不能撫育仍執還之而徒易一二叛人是失中國之體而與夷狄爲市道交豈不見笑於天下後世故曰亦未可也愚意只宜將把漢那吉厚其服食供用使過所望而歆豔吾中國之富貴而吾又開誠信以深結其心其奶公者既能嗾那吉使來則其人亦必可用而劫老酋之孫以來也則必不敢復歸以可用之人而懷不敢復歸之心則吾可許之以他日之利而令其佐吾今日之計苟可以圖老酋者令其密陳計策果遂所圖則便可與之以官使之佐佑那吉爲吾中國屬夷世受賞賚而皆得以名號強於沙漠之間如此則彼必心悅爲吾

用而那吉之心亦安至如老酋者聞吾之厚其孫也則其心亦必德我果擁兵來索則吾只嚴兵以待而從容以諭之曰那吉來降吾知爲汝孫也乃厚待之如此汝不感德尙敢言歟汝若早有汝孫之見慕義來降則所待又豈止於汝孫乎而今乃擁兵以來能無愧耶只如此言更不發惡聲則彼當自計窮而吾乃可執此以爲撓制之具況黃台吉素恨老酋之愛少子而今少子之子南來則亦必歸咎老酋偏愛之無著而老酋之來索也彼亦必不肯竭力爲助從此父子東西亦當有釁而吾得以喘息爲備若果老酋可圖或忿沮而死則吾便可如前約而行將此子並奶公封之以官使歸領其衆仍許以有人敢讐汝者吾當助汝圖之使世受國恩爲吾藩籬彼黃台吉素恨此子又尊行也必不肯相下此子受中國名號亦

必不肯相下彼此既不相下必互相吞噬日見多事而吾中國乃因得以日修戰備而享數十年之安此則在今日決策之何如也若老酋重愛其孫必欲得之則其勢必求歸順吾姑未許而只颺言曰彼久作歹於中國若非有的確證據安得信其歸順而又令人旁諭爲之計曰若將趙全等縛以獻則歸順可成那吉可得者且無計也老酋當必悟若果縛之以獻吾則受之而與言曰觀汝此舉可爲誠信今以後汝是中國之臣汝之部落皆我中國赤子既是一家汝孫可聽其歸不爲彼此也如此則是嘉其歸順以大義與之方成體面斷不可以今日之留爲質當以他日之與爲易換而失吾中國之尊也縱彼不縛以獻則趙全等必不自安攜貳當自此始吾乃再用計圖之但今且不可說破只加意厚待那吉厚待奶公



而老酋置之不理待其自求吾姑徐徐應之乃爲得耳僕意今日之事似只宜如此且看動靜何如當再有處也是時張鳳磐爲吏部侍郎鳳磐者鑑川甥也予乃語鳳磐曰此事關係重大須處得機宜乃可不者且難收拾今若果如來人言老酋愛孫甚欲得之急則吾方可厚待寵異之持爲撓制之具倘所言未的那吉非老酋所愛怒其逃而殺之不恤也當別作計較於是而寵異之反爲所笑至於易趙全等本自善計果得全便可因計散板升之衆但今卽以爲言恐事未必諧則吾先失著必須眞得虜情乃可如此爲也此書中意未盡者幸轉語尊舅氏鳳磐曰諾蓋嗣是每計事不及書者必托諸鳳磐多不能悉記云乃鑑川得虜情的遂以其事聞並陳處置之策謂宜假那吉以冠服示優厚以繫老酋之心詔下兵部議

時衆論洶洶本兵闇懦惴慄不敢出語又有少司馬者從旁尼之恐之以禍俾勿從議迄不定予乃力主總督議在必行不得已遂以題覆得旨這虜酋慕義來降宜加優恤把漢那吉且與做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還各照品賞大紅紵絲衣一襲該鎮官加意綏養候旨另用其制虜機宜著王崇古等照依原奏用心處置務要停當當是時俺荅聽趙全等唆誘業擁兵駐邊爲索孫計並調伊長男黃台吉兵至遠近惶惶訛言四起宣大按臣遂奏劾督撫總副等官人心益懼予爲題覆曰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姚繼可題稱隆慶四年十月初一日虜賊二萬餘騎自平虜地方入境殺擄人畜巡撫大同方逢時登城見賊勢逼近鎮城乃慌忙無計謀出下策隨差旗牌龔喜通事土忽智直入虜營見黃台吉說稱我太師叫這邊差

一人去城上答話黃酋差賊帖木舍來見逢時引至城樓頂上密行譯審犒賞送回又授諜者指以侵犯宣府地方黃酋果起營侵犯洪州一帶其各該鎮巡將領等官有臨敵而僥倖苟免者有畏敵而觀望不進者事跡昭然通應併究乞將平虜參將劉廷玉候賊退事定之日究問大同總兵官馬芳行令戴罪殺賊巡撫方逢時亟行罷斥總督王崇占免究仍行戒諭逐賊出境以靖地方等因奉聖旨吏兵二部知道欽此欽遵除馬芳劉廷玉等該兵部議覆王崇古免究俱無容再議外爲照方逢時年力精強才猷敏練邊方允賴輿論共推今指其致款曲於虜營非有證據之實嫁禍患於宣鎮亦無知見之人況虜酋執叛乞降之時正撫臣臨機設策之日夷情旣不可盡洩秘計亦難以自明但當要其後效何如耳果於事無

成自難道其罪如於國有益自難掩其功今事未就而預責之何以能得其情若謀未諧而輒易之又孰爲善其後合候命下行令方逢時照舊安心供職務要協贊總督奮勵將士期收五利共圖萬全固不可偏泥己見有疎未然之防亦不可惑沮人言坐失垂成之績通待事完奏請取自上裁庶人心不搖邊事有濟得旨方逢時著照舊供職予乃復召職方郎中語之曰虜酋所爲擁衆近邊者以孫故卽據按臣言在十月朔伊孫尙未處分彼固未知也今命已下總督者方在處分彼若聞之當自退且今冬寒水凍草枯安能久住得逞只行令督撫嚴加隄備安心處分便了一二日閒當得消息正不可輒自周章先爲撓阻致乖事機本兵如指覆行之於是督撫總副等官皆安得悉心計事督撫先旣得優處那吉之旨乃卽

遣通丁鮑崇德直入虜營宣諭仍書宣諭詞語一通給付之崇德見俺荅備述朝廷不殺伊孫之仁給賜冠服之恩而責問伊令黃台吉入犯之罪及告以趙全等叛逆犯法構亂伊父子祖孫之情並許以執叛納款可得伊孫之理開示順逆曉譬禍福俺荅尙疑不信崇德乃出所齎宣諭詞語示之俺荅乃大喜而屏去左右語崇德曰我本意要進貢來都是丘富趙全到邊哄我該坐天下教我攻掏城堡連年用兵兩下廝殺不得安生今天使我孫投順南朝乃不殺又加官又賞衣服恩厚若此我今始知中國有道悔我前日所爲若果肯與我孫我願執獻趙全等贖罪我今年老若天朝封我一王子掌管北邊各酋長誰敢不服再與我些鍋布等物爲生我永不敢犯邊搶殺年年進貢將來我的位兒就是把漢那吉的受天朝

恩厚不敢不服隨遣夷使二人同崇德回報督撫審覈得實乃備上其事得旨虜酋既輸誠哀懇且願執叛來獻具見恭順伊孫准遣還仍賞綵段四表裏布一百疋其乞封進貢一節著總督鎮巡官詳議停當具奏蓋十一月十三日也予乃語齋奏者曰那吉是三品官可用緋袍金帶褐蓋朱旗鼓吹送之去且傳語俺荅道我說來那吉是我天朝官人不比尋常著俺荅好生看待不許作賤他當是時俺荅已將趙全李自馨猛谷王趙龍劉四馬西川呂西川呂小老八人擒獲十九日送入邊矣督撫得遣還旨乃以二十一日遣那吉還老酋既得孫而又見榮耀乃如此也相持感泣南嚮脫胡帽崩角稽首無已蓋虜拜天則脫帽敬之至也而求封貢乃益切鑑川以書報予且議所以封貢者暨趙全等行刑所予呼其使至閣諭

之曰趙全等叛逆多年勾引虜賊入犯殺擄人民攻陷城堡罪惡滔天先帝懸高爵重賞購求不得今既得之必當獻俘於朝明正其罪乃理之正且今天下假事甚多而訛言更甚多若在邊行刑則今日殺了趙全明日就是假的將曰彼趙全何可得者乃假他人作趙全欺朝廷耳當是時而欲以真趙全示人可得乎卽恐途有疎虞只防衛加嚴便了彼在虜尙可縛來乃今防其逸乎遂作書貽鑑川曰僕抱病神思慵憊然於處降一節未嘗不伏枕而慮也僕初意欲以封貢遣還一時而舉似於國體尤爲光大旣見大疏云云又反覆思之人心不同恐曠日遲久內生他變翻爲不美則尊見良是故特擬從今果聞趙全等皆獲則上一節已完可喜也而公爲國之赤忠謀事之苦心可想見已然須有下節則上節方爲完美不

然明旨既曰請封進貢詳議來說是已許之矣如不克終則明旨無著甚不可矣虜自三十年前遣使求貢則求封之心已久但彼時當事者無人處之不善致有三十餘年之患今其初心固在又有事機而又得公在上威信既孚處置又善當必可成使國家享無窮之利而邊民免無窮之害非公之功而誰也招降懸賞甚重已久奉欽依而按者以納降爲罪誠不知此金湖能與公同心佐成此事厥功茂矣方當論上賞豈可因人言遂求去乎必無此理當自有處也古云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僕雖不敢望張仲而爲國之心敢謂與張仲同豈肯閒於浮言使大將不能成功哉惟公安心暢意始終此事不必更懷憂虞也阿力哥似當留之蓋彼乃吾千戶若遣之還恐老酋甘心此人則不惟有傷事體而歸降之人不能庇佑卒



使不保亦非天理人心矣若老酋既得封貢成一家矣於此時而遣之往來明言不許害他庶乎其可也又況留此一人則亦可以時問虜情而知彼中之動靜與夫所以制馭之策亦自吾之利也試再思其何如趙全等還當解京獻俘請於皇上告郊廟而後正法乃可以號令天下僕病愈纔二日以事關緊切勉強放筆奉布惟公裁鑒焉於是督撫乃以趙全等并先獲張彥文九人者檻送京以十二月二十二日至方送法司時予邀同官至射所面審之七人者皆無言惟趙全李自馨有言而李自馨者故生員也乃數言不能明者全一言卽明之果驍黠異常予問全曰我要奏皇上寬汝死令汝報效能否曰能予曰汝爲俺蒼腹心年久安保無他全曰小的在虜用事多年也曾替他掠地攻城使他大得志又每以衣服飲食

器用珍奇之物常常供奉我孝順他可謂至矣乃今爲他一箇孩子將我綁縛而來不如蒿草無恩至此我恨不得食其肉尙可與見面乎予曰汝能用多少人馬全曰兵貴精而不貴多將在謀而不在勇兵多累贅不如用少輕健耳予曰汝且去遂送刑部獄中予因思曰虜得吾人卽用之知吾虛實而入犯每得利吾得虜人乃卽殺之反爲彼滅口非計今誠宜奏於上姑緩全等死參以美食好衣而明告之曰上欲用汝報效然無使用之理必是汝等盡說虜情各獻破虜計待汝言果效乃始用之也於是但有虜情卽以問之則吾可以得虜中虛實而卽以制之不有愈於夜不收偵探無實者乎因又思曰中朝議尙洶洶封貢事尙未行今刑章未正爲此出奇事恐又惹紛亂有防後著不如已之而活口幸在乃不得一盡虜

情亦可惜也於是選伶俐曉事衛經歷九人使入獄中一人守一囚隔別不得相通日飲之酒而謂之曰高爺要上本饒汝死令汝立功汝須吐實獻謀言果有驗乃可用之不然汝負大罪可使用耶因問以虜之所長者何所短者何其所幸中國者何所畏中國者何其將領幾人是何姓名年紀各若干所領人馬各若干某強某弱某與某同心某與某有隙其所計欲如何中國如何可以制伏以及纖悉動靜皆問之日各書一紙來於是九人者如令行之囚甚悅各盡其說每日暮九人者各送揭帖至得虜情甚悉至今封存焉暨法司以獄成奏上遣官奏告郊廟臨朝受俘而磔諸市梟其首傳示九邊乃加恩內外大小有功諸臣陞賚有差於是鑑川上疏言封貢事詔下兵部議時衆論洶洶愈甚言官各上議鑑川且被排擊

人爲之危予力左右護持之兵部覆仍令該鎮再議鑑川肩任愈力不爲沮與該鎮諸臣仍執前議上兵部又覆令五府九卿科道會議議上各有異辭卒依違靡定得旨這事情重大所議未見停當還再詳議來說予計此至廢寢食因念曰虜人候命久不得或生變而人情乃如此則究竟謂何乃令中書官檢出內閣所藏成祖封忠順忠義等王故事其閒勅諭之諄詳賚錫之隆厚纖悉皆備乃召職方郎中至閣令持去以示本兵暨各當議事之臣人乃始知祖宗朝亦有此事而予乃力排衆議公言之曰今所爲紛紛者動以宋氏講和爲辭不知宋弱虜強宋求於虜故爲講和今虜納貢稱臣南嚮稽顙而吾直受之是臣伏之也何謂和又動以先帝禁馬市爲辭不知先帝所禁者官與之市而仇鸞爲姦者也然遼東不互市

乎今正如遼東例與民互市耳何謂馬市之禁又動以虜必渝盟爲辭虜往累歲內犯直至近郊殘毒爲甚豈皆封貢致之哉縱使渝盟不過如往歲之入犯而已矣而又能加乎然少亦當有三五年安則是數年之後纔如往年耳而今且得寧息乘暇修吾戰守之備備旣修則伸縮在我任其叛服吾皆有以制之卽叛固無妨也獨柰何舍此不計而徒爲紛紛乎虜數十年犯我無狀甚矣然竟無如之何今稱臣納貢叩頭呼萬歲亦可以伸吾君父之威獨柰何不敢勝消而畏懼之至此乎且議也者可否參者也使事本是而皆以爲非是何愚者之多也使事本非而皆以爲非是何智者之多也今議事之臣紛紛然者豈皆審究利害爲國謀哉徒見事體重大故發言相左恐後有不諧者則以爲莫道不曾說來以是推諉而已

而豈其本心然乎且吾豈不懼禍哉乃獨如國事何蓋反覆萬言中朝悉聞之於是兵部見勢不容已乃如總督議覆上得旨這事情你每既議處停當都依擬行於是禮部以封爵請得旨俺荅封順義王寫勅與他還賞大紅五綵紵絲蟒衣一襲綵段八表裏蓋三月二十八日也而旋又加昆都力哈黃台吉官都督同知仍各賞大紅紵絲獅子服一襲綵段四表裏與之勅餘指揮千百戶六十三員時貢市議尙紛紛而老把都死其婦頗有異志鑑川書來計事予答之曰來諭四事區畫周悉僕熟思之可從而無他議者一可從而有議者二難從者一夫與之以印使其相傳爲重此可從而無他議者也用廣鍋不用潞鍋用以充賞而不用以開市庶有限制而彼不可多得鐵其爲諸親乞賞所宜給之然須議爲定數每歲爲常

以後不得再行添乞庶絕他日之紛亂此可從而有議者也至於虜使之入本無關係利害而又可以慰俺酋之心奚不可者但虜無終不渝盟之理而但有形迹卽據以苛責乃我中國縉紳之故態也今只在外處分他日渝盟無可說者若令之入則或有渝盟之時必以爲釁由此起而追咎始事者之失策此可不豫爲之計耶故直厚賞以遂其豔利之心而不必令入乃爲穩妥此非以處虜人乃所以處中國之人也處中國之人者乃所以爲公他日處也而可不審慮之哉若夫老把都之婦既有異心則任其颺去彼既不貢吾亦不市彼如作歹吾嚴兵以待有戰而已切不可委曲遷就招致其來蓋天下之事人有求於己則重己有求於人則輕爲一酋所輕則諸酋皆輕之而挾持要素之事起款順反不得永矣況諸酋皆

正伏順而此一老婦又何能爲吾只加厚諸曾而於吉能之喪恩禮皆備此老婦者置之不理亦不以一言相通故示絕之之狀彼必自無意思搖尾乞憐吾乃始數其罪而容之則伸縮之機在我自可以制馭諸曾不然便任其去亦無害也大抵公意欲得此事完全恐有破綻僕則以爲必有破綻而後可保其完全彼若全順吾全禮之彼若全背吾全不禮彼若有順有背吾則有禮有不禮做成此等規模氣象使彼常有恐失榮利之懼而吾則加厚撫賞又有以悅其心如有不馴便少加頓挫以示不甚要緊之意斯爲羈縻之理就中若過爲委曲遷就求全則其機在彼勢翻難久而使人退有後言他日反作姦人之話柄破綻孰甚焉僕每有此意而未得一告乃今略陳其概如此惟公其裁之又昨見大疏內語侵前按不惟



前者難爲心而繼者亦難爲顏面恐激出事端不美也僕爲各加撫慰已皆無他說矣然不可不告知之於是貢使入京議止而老婦後亦馴伏又俺答乞番經并討番僧講說鑑川書來計事予答之曰前教三事有何不可行者而部科皆難之卽如鐵鍋往歲入犯搶去者何限顧能斬之耶而今便云不可是必使搶去而後可也前已明諭此意今尙不見處分茲承教領悉番經已有定說與之矣番僧必須得人而厚遣之令其講說勸化必當順天道尊中國戒殺爲善卽往西天做我佛如來豈不快哉蓋順義此舉乃其悔禍之機惟公成就之也僧須用二人若止一人恐任其所言別無見證中有弊端耳開市一節聞前此吾民欺哄虜人得利甚多彼亦必知之當漸起爭心非可繼之道也今須明禁俾少有利焉足矣不得

如前所爲如此卽順義聞之亦當感悅謂我以一家待之也時撫賞議未定黃曾又欲帶二婦人入居山後伊親屬夷處鑑川書來計事予答之曰虜人性本貪婪惟利是視誘之以利卽死命亦可制則撫賞定宜從厚正不必惜此小費已每與司計並各科道言之其理旣明當無苛責者也各院出納之吝公還當曉諭之財固不可浪費然當濟事處卻從固齋則留之又何所用況其出亦不多乎禁民不得取馬利太多前已言之諒自有處二事得當則虜可羈而參矣至於黃曾以二婦帶衆入居此必不可彼豺狼也畢竟難作一家人况逼近山麓事亦當慮若止顧目前之款順而不爲他日之遠圖則今日之完全反成他日之釁隙願公之深思之也大抵各酋旣順則黃乃孤雛耳卽有跳梁亦何能爲不趁此時且從且違且

恩且威以慴疊其心而定下規模乃惟其言是從則他日事體已定處之豈不難哉故愚以爲此宜厚賞而遣之還不必徇之可也惟公裁之時宜鎮撫臣吳環洲新開府來議邊事予答之曰處虜一節僕朝夕在念正如公意得來諭爲之躍然大抵此事必有利而無害而時人見之者鮮發言盈庭有如鼎沸陳說利害恐動上下使非僕力爲主持幾何其不壞也且又動以宋人講和爲比嗟乎天下之事以己求人其機在人以人求己其機在己宋人不得已而求和於虜其機在虜故曰講和今虜求貢於我則其機在我直許之而已賞之而已譬之犬然當其搖尾乞憐直豢之而已何以謂和哉又先帝禁馬市者謂如庚戌後官與之市者也今所云開市不過如遼東故事與民互市耳又何以謂馬市哉事理有在機會可惜鑑

川毅然請決可謂雄傑然得公此說益爲有助而公爲國之忠謀國之智皆可具見豈不亦雄傑也哉又書來計事予答之曰承示防虜事宜委曲詳悉具見留心之密鍋市一節部議與以銅鍋旣利其用而不可以爲兵似亦通得撫賞窮夷宜有定數以後不得加損爲當印章則直給與之可也惟是虜使之入還須議處停當該部卽覆本矣老把都之婦旣有異心任其颺去彼如不貢吾亦不市以示絕之之意卻只加厚諸酋而於吉能之喪恩禮周備直待彼自來我乃始容之斯爲得策若恐其不來遂加委曲則不惟爲老婦所輕而諸酋皆輕我矣況諸酋皆順而此婦獨何能爲僕已將此意告之鑑川不知近日事體果何如也又車夷有遁去者按臣以爲言環洲書來計事予答之曰車夷原不甚關輕重去者亦不多人而

輒爲張大若此蓋不惟武弁好妄報而監察者亦好甚言然又不惟監察者好甚言而本兵亦好支吾了事天下事何由濟也僕已與本兵言只著督撫議處既覆得旨矣虜之貪得如犬之逐臭只委之以利無不可餌而制之者正不必拘拘於毫末之間也此意亦每與司農及言官道之此後當亦不爲苦計前又曾與鑑川書言開市時須禁吾軍民不得欺虜而多得其利如此則不惟虜獲利多而尤見吾以一家人待之其感又當倍也大抵見小利惜小費必不能濟大事今只照公意爲之僕當力主於內必不至爲人所撓也又以十二事來計予答之曰來諭虜情十二端其中可從者六不可從者六以愚計之其所謂可從者有一難行有一還當審處蓋貢使入京端不可開此難行者也撫賞窮夷宜稍從優厚如遂開報人

數議明賞格則彼初尙知恩以後遂爲定例持券以索亦只視爲故事誠不如且爲活法有無多寡視彼恭順何如隨時處之則或伸或縮機常在我恩且不測甚可以運吾鼓舞之權似爲得也然惟在公則可若他日無善處之人不能斟酌非褻吾惠必失虜心事有乖張弊且百出則又不如議爲賞格之可常此當審處者也其四則公之議皆是矣其所謂不可從者有一亦通得蓋鍋釜彼所必用嚴禁爲難若如前議量與廣鍋究竟無甚利害不惟以遂虜人之望而亦以止中朝之紛紛此亦通得者也其五則公之議皆是矣惟所行也時套虜吉能亦款塞乞封貢三邊總督上其事謂宜封貢而不宜互市意有異同得旨某受三邊重任套虜應否互市當有定議卻乃支吾推諉豈大臣謀國之忠且不究還著作速從實議來

不許含糊誤事授官通貢依擬予乃貽總督書曰貢市一節尊意謂止行於宣大而不行於三邊僕則以爲三邊宣大似難異同不然則宣大之市方開而三邊之搶如故豈無俺荅之人稱吉能而搶於三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稱俺荅而市於宣大者乎是宣大有市之名而固未嘗不搶也三邊有搶之實而亦未嘗不市也故茲事也同則兩利異則兩壞願公之熟計之也於是兵部議上吉能封貢事得旨這各夷官職都依擬吉能還賞大紅紵絲衣一襲綵段四表裏寫勅與他蓋吉能官都督同知而其餘指揮僉事者八千戶者十三百戶者六繼而三邊總督議互市疏至如宣大例上乃允之而邊事協一矣於是俺荅率諸酋長上表謝恩貢上馬三十銀鞍一上嘉納祭告郊廟而賞俺荅大紅白獐紵絲衣一襲綵段八表

裏吉能等賞如宣大例於是俺荅又擒叛逆趙全餘黨趙宗山等四人張哲等十八人來獻得旨俺荅執逆來降誠順可嘉賞銀三十兩綵段四表裏至是三鎮市竣鑑川乃上疏敘內外文武有功官而以內閣爲功首兵部覆稱內閣高某竭忠體國用夏變夷功當首敘宜厚加陞賞世廕上發閣擬票予乃具揭辭免上不從下御札必欲加恩予乃具疏辭曰該兵部題稱三鎮貢市事完擬加恩有功人員首敘臣等贊襄微勞擬厚加陞賞世廕伏蒙發下擬票臣等隨具揭辭免節奉御札邊境輯寧卿等贊襄大計加陞廕擬旨來欽此臣等聞命不勝感戴不勝惶懼夫虜酋奉貢稱藩臣古今希曠之事然乃皇上盛德孚格神武布昭所致臣等何力敢貪天功且臣等夙抱苦心向未敢明其意方茲事之始也羣議紛亂日異而月



不同幾方合而忽奪其成計未就而先幸其敗當是時欲擬卻那吉之降則縱桃松寨之辱國可徵也而恐又傳笑於四方欲擬拒俺荅之貢則斬石天爵之貽患可徵也而恐又結禍於他日臣等用是殫精悉慮仰贊宸謨成此大計但以盡此一念爲國之心卽禍福所不敢計又何敢以倖功也幸賴皇天鑒臨聖主明斷於上俾邊臣之謀得以有終卽今封貢互市皆已竣事三陟晏然曾無一矢之警境土免於蹂踐生民免於虔劉客兵不調帑藏不發卽邊費之省不下百餘萬卽胡利之入不下數十萬縱使虜酋明歲輒渝盟而我中國今歲之利亦已多矣有尊而無辱有益而無損旣昭然矣蓋至是而事理始見臣等爲國之心始得少償夫旣得償爲國之心則臣等志願已畢不啻萬萬足矣而又何望乎卽臣等夙夜圖畫

不無少效微勞然備員輔弼乃職分當然所以仰報皇上之隆恩者曾無萬分之一而遂因以冒叨陞廢寔所未敢此臣等懇悃血誠鬼神照察非敢有矯飾也伏望皇上俯垂昭鑒特允辭免則不惟愚分獲安而臣等爲國初心亦可以白原非有所爲也疏奏上見予意懇有旨卿等所奏准辭還各賜銀五十兩斗牛衣一襲於是予伏自念曰吾所爲力贊成封貢者意固有在也今封貢已成乃不一明吾意則封貢其謂何遂上疏曰具官某等謹奏爲虜衆內附邊患稍寧乞及時大修邊政以永圖治安事臣等竊惟來者不拒帝王馭夷之方忘戰則危聖人保邦之訓頃者北虜俺荅率衆款塞稽顙稱臣奉貢闕下數月之間三陲晏然曾無一塵之擾邊氓釋戈而荷鋤關城熄烽而安枕此自古希覩之事而今有之實我皇上聖

德誕被神武布昭所致中外臣民所以懽忻忭舞戴頌於罔極者也然初議之時發言盈庭而臣等獨仰奉宸斷贊成大計者其說有三夫夷狄之性譬之禽獸適其欲則搖尾乞憐違其願則狂顧反噬爲中國計惟當順所利而因以制之固非可以禮樂馴服法度繩約者也昔嘉靖十九年北虜遣使求貢不過貪求賞賚與互市之利耳而邊吏倉卒不知所策廟堂當事之臣憚於主計直卻其請斬使絕之以致黠虜怨憤自此擁衆大舉入犯或在宣大或在山西或在薊昌甚或直抵京畿三十餘年迄無寧日遂使邊境之民肝腦塗地父子夫妻不能相保膏腴之地棄而不耕屯田荒蕪鹽法阻壞不止邊臣重苦莫支而帑儲竭於供億士馬罷於調遣中原亦且敝矣此則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天祐國家使其裔孫來降賴朝

廷處置得宜彼遂感恩慕義請貢稱藩是天以安攘之機授我也我於是遂因而受之則不惟名義爲美而可以息境土之蹂踐可以免生靈之荼毒可以省內帑之供億可以停士馬之調遣而中外皆得以安此其一焉國家時當全盛自可以鎮馭四夷況彼輸誠叩首稱臣請貢較之往歲呼關要素者萬倍不同彼既屈服於我我若拒而不受則不惟阻其嚮順之意又且見短示弱將謂我畏之而不敢臣非所以廣明主威德於四海也故直受而封錫之則可以示輿圖之無外可以見桀獷之咸賓可以全天朝之尊可以伸中華之氣即使九夷八蠻聞之亦可以堅其畏威歸化之心此又其一焉然斯二者猶非要領之圖本意之所在也夫虜自庚子猖獗以來先帝常切北顧之憂屢下詔諭修舉邊務然勞力費財卒無成效

者非徒當事之臣苟且支吾而然也虜時內侵應接不暇雖有修爲隨經殘擾方尺寸之未成忽尋丈之已壞是故不能有所積累以就一事徒勞費而無功也今虜旣效順受吾封爵則邊境必且無事正欲趁此閑暇之時積我錢糧修我險隘練我兵馬整我器械開我屯田理我鹽法出中國什一之富以收胡馬之利招中國攜貳之人以散勾引之黨更有沉機密畫不可明言者皆得次第行之雖黠虜叛服無常必無終不渝盟之理然一年不犯則有一年之成功兩年無警則有兩年之實效但得三五年寧靜必然安頓可定布置可周兵食可充根本可固而常勝之機在我當是時也彼若尋盟我仍示羈縻之義彼若背約我遂興問罪之師伸縮進退自有餘地虜狂故態必難再逞而中國可享無窮之安此則要領之圖本

意之所在也由前二說乃目前之計既皆驗於行事由後一說乃久遠之計方取必於將來是在本兵及邊方督撫將領諸臣加意而已若能仰承廟謨實心修舉使邊事日勝一日是爲長治之基若不思社稷之深計不識朝廷制禦之微權苟見一時寧息遂爾怠玩偷安無復備戒之慮沿習故套搏弄虛文止圖苟免一身罔顧貽患來者則不惟良時一過不可再得而從此邊備寢弛久愈難振卒然有變將何以應則是利未得而已博其害虜未制而反制於虜所謂病加於小愈乃大亂之道也而臣等一念謀國之忠他日翻成誤國之罪矣此在今日不敢不直明言者也伏望勅下兵部嚴飭各該督撫將領諸臣務要趁此閑暇之時將邊事大破常格著實整頓有當改絃易轍者明白具奏議處毋得因循自誤仍乞賜勅一

道戒諭邊臣責其成效此後再乞每年特差才望大臣或風力科道官二三員分投閱視要見錢糧比上年積下若干險隘比上年增修若干兵馬比上年添補若干器械比上年整造若干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俱比上年拓廣若干明白開報若果著有成績當與擒斬同功若果仍襲故常當與失機同罪而必不可赦何也往歲疆場多壘欲爲而不得則其無功猶可恕也今既無事可以爲矣而仍復玩愒致誤大計則實有欺君僨事之罪又何可以恕哉如是則邊方之實政日興中國之元氣日壯廟堂得坐勝之策而宗社有永安之庥臣等區區謀國之忠亦可以有終矣邊方幸甚天下幸甚奏上上嘉納得旨邊境既寧邊政正宜及時修舉覽卿等奏具見爲國深遠忠猷著兵部看議來行於是兵部覆皆如議時又有黃

台吉索史大官事督撫以報予各答之書曰黃酋索史大官來見一節僕反覆思之必當有處古云威不立則惠不行今觀黃酋初遲遲不受封賞拗悍可知而今又索史大官乃故爲無賴之狀以挑我耳若遂從之是示弱於黃也史吾屬夷久爲吾用而吾不能護庇是示弱於史也示弱於黃則今日之封市不足爲罕示弱於史則昔日之撫養不足爲恩目前之事雖必可了而方來之漸或有多端所宜深思者也況俺荅旣以心服昆都吉能旣以帖伏黃酋一枝其勢已孤安能獨逞卽逞也吾以全力應之又何所畏不趁此時處箇定帖將來日久諸酋或有起他心者而此酋乘之則不可圖矣且今亦不必與之惡做只以理論之陰折其驕悍之氣彼如不悛吾亦不理彼如無狀吾卽明言與絕彼敢來犯吾合史大官之衆與



之決戰孤雛摧之何難必待其計窮求憐吾乃施以不測之恩又使之過望而深喜如此則操縱之機在我而彼莫可以窺庶諸酋之款順可要諸久而史大官者亦氣舒心感懽爲吾用而無復有他計也大抵欲堅虜人他日之心在乎今日處置之善而處置之善莫如乘新惠之後以示威威立而惠乃不褻況衆旣歸而一人者亦自難叛正不必徇之之日也願公之熟計之也督撫如計行之黃酋亦遂馴伏時吉能欲搶西番甘肅撫臣奏恐道出本境邊外爲患欲令宣大總督禁束鑑川以爲言予乃語本兵曰禁虜搶西番理旣難通而套虜亦委諸宣大總督更難通令寢勿覆而乃以書答鑑川曰黃酋頗驕悍且孤枝難叛似宜借史大官事稍抑之待其調帖乃已庶諸酋之款順可要諸久試更思其如何吉能搶西番事已

令本兵立案不覆矣蓋不欲其犯我又不欲其搶番豈人情哉若然是仍令犯我而後已也但明言許其搶番又非國體故直不覆付之無何有而已矣又寧夏撫臣奏欲給虜官俸鑑川爲言予答之書曰承示虜情詳悉爲感爲慰趁此閑暇亟修內備待內備旣充則伸縮在我虜不足計矣惟公之留神也虜本非吾族類封貢市乃是羈縻之計而初則人甚難之及見事成則又議令支俸豈不畫蛇添足可笑也已令寢不復矣蓋至是而諸策皆盡邊事底寧貢市以時中外靖謐人情忻忻無復他說矣是舉也非鑑川弘才赤膽孰能爲非予愚直朴忠孰肯主追憶始事時舉朝爲敵議論百出震撼擊撞旁觀者危之而予也止知有國不知有身止知事機可惜不知利害可慮徒以子然之軀獨立危言力排衆議成敗禍福誠莫

觀其所歸也賴先皇明聖垂鑒不疑斷出宸衷迄遂成事國勢尊安邊鄙不聳歲可省內帑百萬之金邊民百萬之命財貨無算之搶掠民狎其野穡人成功已三年矣卽未知他日何如然亦旣得策庶幾可少盡臣子報主之心而予又得保首領返丘壑讀書談道以畢餘年豈非幸哉噫豈非幸哉



撻虜紀事（邊略二）

明 新鄭 高拱著

國家九邊皆鄰虜在宣大山西則有俺荅諸部在陝西三邊則有吉能諸部在薊遼則有土蠻諸部西馳東騫擾我疆場迄無寧歲辛未俺荅率老把都兒黃台吉暨吉能等稽顙稱臣納貢於是七鎮咸寧獨土蠻獫狁猶昔建州諸夷與之聲勢相倚時爲邊患惟遼東畿輔左臂巡撫之任寔兼軍務尤在得人會撫臣去予思代者議欲用副使張學顏或曰未聞時譽予曰此人卓犖倜儻時眼不能識置諸盤錯利器當見會侍郎魏確菴至予因問曰遼東撫臣去誰可代者確菴思良久曰有張學顏者可予曰得之矣公知人哉遂擬上詔允之於是張乃履任才既不羣擢又不次遂慨

然有吞胡之志先是予因西虜臣伏題請整飭邊備下勅各邊督撫諸臣乘時修戰守之具訓練兵馬務皆精壯哨探虜情務得的確調遣應援務中機宜俾禦虜之策萬全無遺云云張遵行惟謹經畫周詳號令明肅而總兵官李成梁又驍勇多謀輸忠爲國者張乃與同心協力日爲計至冬十一月建夷汪住等聚精兵六千餘將入犯值至成梁卽整兵馬設方略列陣以待次日虜入勢甚盛成梁迎敵身先士卒力戰虜見我兵多又精銳非常時比也戰不數合遂披靡我氣愈振無不一當百會兵四合虜前後受敵首尾不相顧大敗當陣斬首數多殘傷餘賊棄馬騰山穿林奔去成梁乃乘勝長驅直抵其巢穴各寨賊齊力拒戰我軍各用銃礮四面攻圍奪壘殺傷更多遂還師計斬首虜五百八十有八斬酋首把兒太寧公

提二人獲達馬六百餘匹明甲二百一十三副夷器無算陣亡軍士八名射死官馬二十二匹國制斬虜首至百一十者爲大功宣捷稱賀茲當五倍而餘於是總督臣劉應節撫臣張學顏以捷聞並敘各有功官役詔下兵部議兵部奏曰虜酋汪住等敢於深冬冰凍之時糾衆入犯勢甚猖獗總兵官李成梁督率官兵效死血戰始而夾勦前鋒終而直搗巢穴斬首近六百之多計功踰五捷之外且斬有酋首二人奪有明甲二百餘副夷馬六百餘匹其餘夷器甚多官軍損傷甚少不惟近而土蠻見之寒心亦且遠而俺荅聞之喪膽茲惟大捷允謂無前皆賴我皇上天威震疊神武布昭嘉納輔臣之議特頒勅諭督責邊臣盡心防禦以故一時文武諸臣仰承廟算委身奮志立有奇功誠宜行令禮部行欽天監擇日鴻臚寺具

儀於早朝時將差來人員引至御前宣捷稱賀以揚我皇上中興之大烈  
詔允行之兵部乃又奏曰據總兵官李成梁稱總督侍郎劉應節履行戒  
嚴之令巡撫都御史張學顏大申薄伐之威又該總督撫鎮官俱稱大學  
士高某某具題練兵馬整器械等諸事又請頒勅諭責令臣等將一應戰  
守事宜著實整理定廟謨於密勿之中收膚功於邊陲之上各一節爲照  
自遼東以至甘肅九邊皆與虜鄰我太祖驅逐於前我成祖犁庭於後雖  
天威震疊如霆如雷然二百年間竟不免侵軼之擾甚至攻陷邊城踐踏  
畿甸樞筦之司時無停牘封疆之吏日事奔馳固未有若今隆慶五年之  
全盛者在西虜則納款稱臣絕無烟塵之警錢糧節省者不貲生靈保全  
者無算千羽之舞眞再見於虞廷在東虜則斬首六百幾於巢穴之空馘



其名王二奪其甲馬千數撻伐之威殊有光於周雅仰惟皇上聖德神功出自天授上增二祖之光下垂萬世之憲臣等淺昧何所揄揚但一時諸臣效有勛勞理當甄錄在內則如大學士高某某池上夔龍機務運諸掌上禁中頗牧虜情如在目中定貢市於西陲善謀善斷授方略於東服至再至三竟成偃武之休茂著平胡之績向雖連章辭免出自中誠今當懋賞式頒寔關彝典軍功難掩公論久虛仍當併論以示渥恩在外則如總督侍郎劉應節威揚闔外猷壯師中著豐功於三韓決勝算於千里法當首論巡撫都御史張學顏銳志籌邊實心任事功收三捷雖總兵效命之忠謀出萬全咸巡撫發縱之力法當同論至於總兵官李成梁名騰九塞勇冠三軍血戰全勝之略數十年來罕有其儔功本殊常恩當破格其餘

文武各官既該督撫官敘論前來臣等逐一參詳俱屬允當合候命下將高某某特加陞賞仍與世廕劉應節張學顏同加陞賞李成梁厚加陞賞仍超廕其子以示優異其餘各官均宜加恩以旌有功奏上發閣擬票予乃分別功次擬劉應節陞俸一級賞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李成梁陞署都督同知廕一子正千戶世襲張學顏陞右副都御史照舊巡撫還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餘各加恩有差而閣臣恩獨不擬票具揭辭免上既允諸所擬而手札諭令擬勅加內閣恩予乃具疏辭曰先因西虜貢市事完該兵部論敘有功人員首及臣等擬加陞廕臣等未敢擬票具揭辭免伏奉御札邊境輯寧卿等贊襄大計加陞廕擬旨來欽此臣等復具疏辭免乃蒙俞允茲因遼左大捷又該兵部論敘有功人員又首及臣等擬

加陞廕臣等又未敢擬票具揭辭免復奉御札卿等運籌制虜功當首論  
宜加陞廕擬勅來行欽此疊荷溫綸恩眷隆厚臣等不勝感戴但臣等備  
位臺司謬蒙皇上心膂之托竭忠效力理所宜然委的不敢言功伏望皇  
上特賜停寢容臣等照舊供職以圖報稱斯於愚分獲安所有勅旨仍未  
敢擬臣等無任戰慄之至得旨卿等宜承朕眷還擬勅來欽此予又具疏  
辭免上又不允而下手勅吏兵部竟加恩焉予又具疏辭曰先因遼左大  
捷該兵部題敍有功官員首及臣等謂西虜率衆歸降東虜大加挫衄咸  
出臣等籌畫宜厚加陞賞世廕等因伏蒙發下擬票臣等卽具揭辭免未  
蒙俞允卽又具揭辭免又未蒙俞允茲於正月初四日准吏兵部咨欽奉  
勅諭輔臣高拱張居正運籌制虜茂著忠勳茲特加恩拱加柱國進兼中

極殿大學士給與應得誥命居正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餘官俱如舊還各  
廢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如勅奉行欽此臣等聞命震惶罔知攸措謹  
攄衷慤僭瀆宸嚴竊惟人臣各有所職盡其職而有所建立則爲功如調  
度兵糧發縱指示以保固邊疆督撫之職也躬擐甲冑率士卒戰則爲戰  
守則爲守將帥之職也若乃經略得宜虜酋款順戰陣克捷邊境肅寧則  
其功焉何者其所職在此也至如臣等之職果安在哉國朝設置閣臣初  
止備問代言而已後乃隆以穹階委以平章重務是輔弼之臣也輔弼之  
臣上佐萬幾無專職而其職無所不兼必使陰陽調和紀綱振飭百官奉  
職萬姓樂生禮教流行風俗淳美兵強財足四夷咸賓然後其職乃盡盡  
其職乃可言功今水旱時聞漕渠未利紀綱之廢弛者未盡修復官僚之

縱肆者未盡汰清黎庶尙爾流離風俗尙爾薄惡帑藏告匱行伍不充諸如此者皆是臣等贊襄罔效瘵曠之罪寔多卽西虜歸降東虜挫衄不無籌畫微勞然揆之職分纔萬分之一曾不足以補罪而敢言功乎臣等受皇上心膂之寄且屢荷溫綸迄加恩渥寔感徹心骨安敢矯激沽名有孤聖眷顧其理本如此而臣等表率百僚其自處之理本當如此故敢不避煩瀆懇切陳情伏望聖慈俯鑒愚悃收回成命俾臣等仍舊待罪供職勉圖報稱則不惟事理得當而昌叨之咎臣等亦可以免斯爲幸大矣冒干天威不勝戰慄祈請之至得旨卿等功在社稷宜承恩眷勿再固辭予乃始拜命先是張書來報捷且稱任尙淺辭免加恩甚力予答之曰出塞大捷數十年所未有者非公壯猷何以致此上覽奏喜動天顏且示恩於西

而又立威於東國勢乃益強矣便當奏請宜捷策勳昭示中外公安得辭也時成梁屢有勦殺予見其忠勇奮勵恐恃強輕敵乃貽張書曰李師威聲太著誠爲可喜然從此須當自慎倘恃勝輕事則有不宜公幸代僕一告之亦愛助之意也時土蠻乘我用兵後謀入犯亦旣露形張書來計事予答之曰大捷策勳已有成命今土蠻謀犯旣云露形則防備宜周仍期一捷斯國威益振蓋土蠻自謂強於東虜故敢乘吾戰勝解嚴而窺伺之以爲吾氣且驕吾力且疲而因遂可以得志也今須整搦人馬愈加奮勵彼出吾不意而吾亦出彼不意大加挫衄則西北諸酋皆落膽矣李亦有揭至予答之曰將軍逐虜長驅有此大捷可謂奇偉丈夫聖主褒功恩禮隆厚豈人之所易得哉今土蠻謀犯亦旣露形須再得一大挫則國威益

振是在將軍奮力耳然須慎重計出萬全乃可會薊鎮總兵官戚繼光亦有揭至予答之曰今歲薊鎮事體較之往時關係尤爲重大何也西虜新附而東虜尙然內窺若遂得志則有以陰啟西虜驕心雖得貢市不足爲罕也必須大加一挫則不惟此虜寒心而西虜亦皆知畏貢市乃可永焉況西虜不動則東虜無援吾無西憂則得以專力於東以防秋之全力專用於失援之虜若再不得一勝則天下之事更無可爲豈惟將軍之辱而愚亦無面目立於廟堂矣乃土蠻亦竟不入





靖夷紀事（邊略四）

明 新鄭 高 拱 著

隆慶庚午予還內閣兼理銓務先是貴州土官安國亨安智各起兵讐殺撫臣以叛逆聞動兵征勦弗獲且將成亂予深念之時撫臣者去予欲得人以代而太僕少卿阮文中者沉毅可屬以事乃推爲都御史巡撫貴州制曰可於是文中來謁事予語之曰所爲用君貴州者爲處安國亨事也君必勉之阮曰安國亨事謂何予曰吾聞安國亨本爲羣奸撥置宣淫播虐遂讐殺安信以致信母疏窮兄安智懷恨報復相讐殺無已其交惡互訐皆讐口誣辭不足憑乃安智不能勝國亨撫臺欲爲智伸意固善然卻爲智所欺而擁兵居省又爲智所給而謀動干戈則多矣國亨不服拘提

乃見撫臺右智而疑畏不敢出也而撫臺遂奏以叛逆然乎哉夫叛逆者謂敢犯朝廷背去而爲亂者也今夷族自相殘殺果是敢犯朝廷背去爲亂乎縱拘提不出亦只違拗而已而違拗何以爲叛逆乎乃遂輕兵掩殺彼夷民安肯束手就戮故各有殘傷然亦未聞有國亨領兵拒戰之迹固可訪而知也而今必以叛逆論之亦甚矣人臣務爲欺蔽者地方有事匿不以聞乃生事倖功者又以小爲大以虛爲實始則甚言之以爲邀功張本終則激成之以實己之前說是豈爲國之忠乎君行矣宜廉得其實而虛心平氣處之若果如愚所聞則當去其叛逆之名而只窮究其讐殺與夫違拗之罪則彼當必出身聽理一出身聽理而無叛逆之情自可見於是只以其本罪罪之當無不服斯方爲國法之正天理之公也今之仕者

每好於前官事務有增加以見風采此乃小丈夫事非有道所爲君其圖之矣阮至貴訪得其實果如予言乃書報予並陳處置之略然狃於浮議不敢突變前說語多依違予乃復之書曰昔執事之赴貴陽也安國亨之事僕曾面語其略今來諭云云似尙未悉僕意特再爲之明其說夫天下之事有必當明正其罪者有罪未必真人臣所當自爲處分而不可於君父之前過言之者若中原之民敢行稱亂此則所當上告天子發兵征討滅此而後朝食者也若民夷異類順逆殊塗雖有釁隙本非叛逆之實則人臣當自爲處分而不可過言於君父之前何者君父天下之主威在必伸一有叛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而乃事非其真釘入其罪過以言之則將如何處也安氏之亂本是安國亨安智夷族自相讐殺此乃彼之家事

非有犯於我者何以謂之叛逆而前此撫臣乃遽以叛逆奏之君父在上  
 既聞叛逆之說則法所必行豈容輕貸而安國亨本無叛逆之實乃禍在  
 不測且圖苟全地方官更復不原其情遂至激而成變乃又卽以爲叛逆  
 之證可恨也今觀安國亨上本訴冤乞哀懇切叛逆者若是耶而地方官  
 仍復不爲處分仍以叛逆論之遂使朝廷欲開釋而無其由安國亨欲投  
 順而無其路亦已過矣且安智安國亨之所讐也況非我族類而乃居於  
 省中謂何安智在省則纔言日甚而安國亨之疑畏日深安國亨之疑畏  
 日深則安智之禍愈不可解是挑之使鬪而增吾多事也故愚謂安國亨  
 之罪固非輕而叛逆則不然安智當別有安插而省居則不可惟在處置  
 之得宜耳以朝廷之力卽族滅安氏何難者顧事非其實而徒勒兵於遠

非所以馭夷狄而安中國也願執事熟思之也時彼中號令未明安國亨疑畏益甚拘提益不肯出聲言恐軍門以勘問誘我出殺我又恐安智兵來掩殺乃日擁兵自衛於是阮乃上疏請兵糧爲征勦計而書來計事予讀之曰嘻阮子誤矣安國亨所爲不出者疑畏深也今明旨旣下事在必行是真以叛逆處之矣處以叛逆彼將叛逆自爲也將不逼而使卽眞乎且彼夷酋耳而勞師費財卽族滅之何爲況未必然乎未必然則惡可已其說長矣是不惟致彼以假爲眞而我亦終當以假爲眞也時在閣思之環牀而走同官者曰公何環牀走予曰思貴州本耳欲從之則非計欲無從則失威曰然則當如何予曰今撫臣疏請兵糧征勦而安國亨亦有奏辭辯誣乞哀甚懇固各有說也吾意欲並行之而差一風力給事中往勸

果無叛逆實則只治其本罪果有叛逆實卽發兵屠戮未晚彼安國亨聞  
勸官且至必以爲吾身在勸軍門當不敢殺我我出聽理乃可以自明彼  
若出聽理則不叛逆自見而乃治其本罪當亦甘心亂或可戢也胥曰善  
予召職方郎中至授之意遂題覆得請而以吏科給事中賈三近往勸予  
復面授方略而又作書貽阮曰安氏之亂前已爲公再明其說而公乃具  
疏請兵糧爲征討計僕頗不敢以爲然夫安國亨本無叛逆之實當自有  
處而公乃云云以聞於上欲從之則黷兵輕殺於義何居欲不從則示弱  
損威其體不可思之再三乃議差科官體勸爲此活法以待將來好處彼  
若服罪是實非敢負國則聞科官至必幸其有歸順之路而服罪愈懇吾  
乃只以其本罪處之若負固是實而所謂服罪者只以虛言款我則卽發

兵發糧屠戮之未晚也已卽授意兵部令照此題覆矣然愚熟觀其動靜似是服罪爲真非敢負固者顧吾所以處之何如耳科官至必見本情必見下落當必一處而定有驗於愚言若以吾中國百姓之財中國百姓之力而勦一自相讐殺無敢犯我之土夷誠不敢以爲然也科臣賈君聰明練達可濟大事僕亦面授方略其聽勘僉事楊應東昔曾處安氏事者賈欲用之故特爲題請惟公驅策之也乃安國亨聞朝廷勘其事科官且來果喜曰吾生矣夫吾豈叛逆者哉然所以不出聽理者恐軍門誘我出殺我也今既有旨勘則吾係聽勘人軍門必不敢殺我吾乃可出聽理明吾非叛逆也蓋逢人卽告之語達京師先是阮開以五事一責令國亨獻出撥置人犯一照夷俗令賠償安信等人命一令分地安插疏窮母子一削

奪宣慰職銜與男權替一從重罰以懲其惡令該道官曉諭而國亨母子狐疑擁兵不出如故至是乃始將漢夷犯人王實吳瓊阿弟等獻出而母子自出聽審供稱其餘人犯俱死逃及奏事未回非有占恪又稱願認於六犯名下賠償罰銀六千兩又稱敵殺官兵是時國亨在藺州與奢效忠講理不知安總兵統兵殺死夷日以朶楊生阿烏等比伊父兄弟男子姪率衆衝敗官兵奔過浮橋淹死願罰銀三萬五千兩又稱願將內列安插於阿傀織金二處疏窮安插於臥這內列省令退閑將安國貞頂替頭目以後再不敢構兵讐殺又稱願革管事令男安民權理公務於是國亨卽輸銀四萬一千兩送官聽處乃疏窮安智猶堅執不從聲言必欲殺國亨子母將地方改土設流乃已阮乃處其用事撥置之人智始伏遂差衛官



三員押發智與夷目漢聰等五百餘名並軍器輜重俱背負出城赴臥這織金等處安插蓋科官未至而事已定矣乃科官至中途而還於是阮乃上其事曰安國亨一介小醜叨承世官奸雄類於豺狼詭譎同於狐鼠橫行暴虐不守王章大肆兇殘戕害骨肉縱兵鄰境積多不結之辜召禍門庭皆是自作之孽寵嬖倖而私通婦女信羣小而載弄干戈安智避難潛逃尤極窮迫之慘官兵迫集討罪致多拒敵之傷迹其背違多端誠於法紀難貸該臣欽承明旨參以部咨行之多官酌乎輿論反覆兩曾顛末事果出於有因毒祖屬諸曖昧殺叔起於讒疑拜將封官既無事證可指斬關掠地又無形迹可稽拒敵損兵供自畏死激成而首惡已獻納銀罰治皆照夷俗價贖而羣犯就擒繼恩國貞釋自拘囚而無恙知未怙終安智

疏窮插之原罔而有歸可因解忿卽今遵此五章尙可寬其一死乃若安智野悍無知昏庸特甚初懷雪弟之寃而播弄官兵繼奉安插之後而屠掠夷目跡亦彰於肆惡罪不下於國亨但念其流離蕩析之中不失爲骨肉報憤之志今奉委官解散彼亦息忿回巢情旣可原罪當薄罰若王喬吳瓊阿弟王實吳彩吳崔駕劉禮等或投夷煽亂或拒敵朋姦自其撥置之禍一死不足盡其辜揆其情犯之殊首從亦宜別其等今議照造謀首禍者據法加以上刑結夷生事者引例分其贖遣要皆反覆憲章推原情理於刑期無刑之中寓治以不治之意無非體聖世不怒不殺之武而曲全之以並生並育之仁也且釋一門之隙而可以免數省兵糧調度之勞宥一酋之死而因以免衆姓玉石俱焚之烈不惟桀鰲怙勢者爲之遠巡

而傍觀倖利者悉以歛戢生靈寧謐邊圉奠安是皆仰仗皇上帝德誕敷天威遠播執政面授方略本兵區畫機宜邇者復荷聖明俯從部議特差吏科給事中賈三近銜命會勘先聲所至逆酋破膽是以畏威懷德向化輸忱不煩兵革自爾帖服者也伏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議上請將阿弟行巡按御史處決梟示王喬吳瓊固監會審詳決王世等臣編發煙瘴地面充軍安國亨祿氏惡卒務卒白孺等姑置不死省令國亨退閑待立有奇功另處其糧馬公務責成伊男安民同祿氏代管仍委官二員一住大方一住臥這以遏二家隙端事寧之日撤回自今處分安插之後如或國亨敢再懷隙殘害安智及或安智挾讐拽兵報復俱聽臣等遵照明旨行會總兵官動調四省大兵夾勦改土設流以爲桀驁酋長之戒乃按臣亦奏

同阮指又稱安智既與國亨相忤難以屬管准與母疏窮回原管地方安插令伊子安國貞管催一應錢糧公務云云詔下兵部議議上得旨安國亨兇惡干紀本當動兵勦戮既投見伏罪遵奉約束并祿氏等都且饒他一死安國亨著革了任閑住令伊子安民代管宣慰事安智也著伊子安國貞代充頭目如再違法構亂定行勦治不饒其餘依擬欽此兵部又奏敘功曰巡撫都御史阮文中開五事以責成致二兇之讐服多言指授雖出諸黃閣之臣百爾經營寔竭其赤心之義并其餘官舍人等通宜分別賞賚得旨重賞文中餘各賞有差乃後月餘安智疏窮奏又復辯前事乞改土設流浮言且藉藉起予計貴州至京遠甚今前旨下纔月餘安能便得往還此必安智用事之人潛住京師隨便爲謀者非必來自智也遂令

通政司拘投本之人執送法司究問果有智用事二人係罷閑官承有罪  
亡命投智者持金久住京師謀事今本寔代爲者智尙未知也乃問發充  
軍去浮言遂息先是巨寇者念據險擁衆萬餘人潛號稱王設官拜將宮  
室服用擬諸乘輿時發兵搶掠安順一帶地方民夷患苦垂三十餘年有  
司匿不以聞阮欲發其事勦除之書來計事予復之曰此賊稱亂旣久朝  
廷弗得知君乃欲發其事而勦除之可謂忠矣調度旣周方略旣定便當  
舉事吾其佐君成之阮遂發兵征勦至是擒者念斬之平其餘黨掃其巢  
穴土地悉歸州衛版圖深山窮谷無復逋逃淵藪而夷酋旁觀亦皆震懼  
阮奏上其事以爲聖武布昭天威遠震密勿樞垣指授所致兵部覆上詔  
陞賚阮及各有功官有差而阮則啓敍先後事歸功於予乃復之書曰安

氏之亂既已底定可免百萬生靈之命而今復建奇勳除數十年僭王之叛逆蕩平鬼窟廓靖妖氛俾王化宣流萬里之外罔弗鬯洽寔社稷之功也固當勒銘銅柱追蹤伏波以示後世顧不偉歟僕言有偶中蓋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者顧何力之有焉自是境土謐寧生民安業兵無征戍之苦官免奔命之勞上下恬熙與中華埒矣予乃爲紀其事

綏廣紀事（邊略五）

明新鄭 高拱著

廣東久遭寇亂敝甚予爲計處吏治頗殫心力又推殷石汀爲總督  
經略其地遂以底寧凡予所籌畫不能悉記憶惟疏書一二尙存特錄  
藏之備故實云

疏

議處遠方有司以安地方并議加恩賢能府官以彰激勸疏

臣惟廣東舊稱富饒之地乃頻年以來盜賊充斥師旅繁興民物凋殘狼  
狽已甚以求其故皆是有司不良所致而有司之不良其說有四用人者  
以廣東爲瘴海之鄉劣視其地有司由甲科者十之一二而雜行者十之

八九銓除者十之四五而遷謫者十之五六彼其才既不堪而又自知其前路之短多甘心於自棄此其一也嶺南絕徼僻在一隅聲聞既不通於四方動靜尤難達於朝著有司者苟可欺其撫按卽無復有誰何之者此其一也廣乃財貝所出之地而又通番者衆奇貨爲多本有可漁之利易以豔人此其一也貪風旣成其勢轉盛閒有一二自立者撫按旣薦之矣而所劾者亦不過聊取一二苟且塞責固不可以勝劾也彼其見撫按亦莫我何則益以爲得計而無所忌憚居者旣長惡不悛來者亦淪胥以溺是以貪風牢不可破此其一也以甘於自棄之人處僻遠之地豔可漁之利而共囿於無可忌憚之風此所以善政無聞民之憔悴日甚而皆驅之於盜賊也若不亟處敵將安極查得往歲奉旨多取進士議者爲當於此



等去處用之乃竟不肯選去殊爲可憾合無今後廣東州縣正官必以進士舉人相兼選除雜流遷謫姑不必用果有治績撫按從實奏薦行取推陞如其奉職無狀必須盡數參來處治不得仍前聊取一二苟且塞責如尙苟且塞責容臣等參奏治罪庶人心知警而不敢公然縱肆也然不肖者罰固可以示懲若使賢者不賞又何以示勸臣等訪得潮州府知府侯必登公廉有爲威惠並著能使地方鮮盜百姓得以耕稼爲生此等賢官他處猶少而況於廣東乎若使人皆如此又何有地方不靖之憂合無將本官先加以從三品服色俸級令其照舊管事待政成之日另議超陞其他尙有能靖地方者容臣等訪得題行續請加恩庶人心知勸而皆有以興起也然臣又思遠方之困敝不止廣東而廣東特其甚者如廣西雲貴

皆稱絕徼近年皆有兵革之事民亦皆不堪命議處有司亦當以廣東例行蓋天下雖大實則如人一身必是血脈流通項踵皆至然後可以爲人若使遠方功罪之實爲在上者所明照而君上綜覈之意爲在遠者所周知則誰敢不畏敢不修職萬里之外如在目前治理之機可運掌上聖人所以能使中國爲一人用此道也伏乞聖明特賜施行不勝幸甚等因隆慶四年六月初十日題十二日奉聖旨近來遠方有司不得其人以致民不聊生盜賊滋蔓這所議甚得弭盜安民之要都准行

議處廣東舉劾以勵地方官員疏

臣等照得撫按官薦舉太濫日益而歲增者往時之通弊也本部題奉欽依嚴禁不許濫舉者近日之明例也乃在廣東則有不可以例拘者謹爲

之明其說廣東財貨所出舊稱豐裕固樂土也祇緣近年以來法度廢弛官其地者貪虐特甚習以成風而撫按亦不可以勝究於是民不聊生盜賊四起乃貪虐既不加懲而處置又不得當於是良民皆化而盜譬之病痞者然始緣客火爲逼血脈聚而爲痞其路旣通而又逼之不已則痞日積而血脈日微實有難於救藥者也臣誠爲國憂先曾具疏議處彼處有司荷蒙俞允臣乃總計其州縣共八十處其掌印官每三處則用進士一舉人二皆揀其年力精壯才氣通敏者以充而監生以下不與焉其自京往者臣又每每集於堂陛諄切戒勉諭以選擇任使之意教以弭盜安民之理而歆以功名上進之路蓋欲爲皇上奠此一方易亂以爲治也然臣又思得有司之勸懲係於黜陟而朝廷之黜陟憑諸舉劾今廣東有司旣

皆科目選擇之人使撫按舉薦同於他省則官其地者必曰吾輩科目人多而撫按舉薦同於他省則雖盡力效職稱上等者或且不得於他省中等伍而又何望於進取乎於是墮其志以玩愒者將有之矣是又不可以無處也臣誠欲於廣東舉劾另立科條令其撫按官將各有司時時體訪務在的確果有殃民不職應拏問者即便拏問應參奏者即便參奏不必待復命之時其他只不許徇私市恩若果有弭盜安民茂著循良之績者復命之時不拘多寡盡數舉薦本部另行體訪的確亦不拘多寡盡數行取超陞如此則賢才雖衆然各有上進之途自不至於相礙而體悉既周必多有奮勵之志當不肯以自墮庶乎善政可興而數年之閒可有安平之望也至於他省用人亦當如此但科目人少不能周徧則其撫按官自

常守濫舉之禁不得援廣東以爲例恭候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撫按衙門遵照施行等因隆慶六年二月初三日題初五日奉聖旨是  
議革廣東巡撫疏

看得吏科都給事中光懋等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蘇士潤各題稱要將近設廣東巡撫裁革廣西巡撫暫令調度仍將總督閩廣巡撫改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廣東巡撫事惠潮兩府仍宜復屬南贛兼管各一節除新設廣西巡撫待後事寧另行議擬其廣東巡撫既經科道條議前事相應議處合候命下將廣東巡撫裁革原任巡撫熊汝達行令速赴浙江到任管事原任浙江巡撫谷中虛不必候代其見任總督兩廣軍務糧餉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遷改爲兩廣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兼

巡撫廣東不必拘定駐劄但遇有盜地方便宜勦滅候事寧之日仍住梧州移咨該部換給勅書關防原降給者俱行奏繳其惠潮二府軍民政務先因彼此推避故議專屬廣東以便責成已奉欽依訖今未經彼中詳議難以懸斷姑仍照舊管轄以免前弊如此則兩廣之事體歸一而遠徼之地方有賴矣隆慶四年五月十一日題十三日奉聖旨是廣東巡撫依擬裁革著李遷管換勅與他

議處廣東兵備知府等官疏

該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楊標題要選用兵備議立賞格知府功罪宜同兵備等因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近來推用邊海各兵備官本部不拘見任起廢京職外官俱皆遴選務在得人以稱任使其職務克舉歷

俸一考撫按薦其賢者查例超擢如副使范大儒等撫按劾其否者卽行  
罷斥如僉事黎元等其無撫按奏者本部止循資敘用一向遵行無容再  
議是則處兵備者然耳至若知府與兵備職任雖殊均有地方之責實則  
同功一體者也如功罪賞罰漠不相關則上下之間視如秦越何以彌盜  
安民共成化理哉今據巡按御史楊標條議前來相應議擬合候命下移  
咨都察院轉行各該撫按衙門今後各地方兵備官員歷俸年深賢能稱  
職者卽奏薦到部以憑查例超陞如歷俸僅一二年者仍不得一槩奏薦  
以市私恩否者卽行參論以憑罷斥使人咸知賞不倖徼罰不倖免自當  
知所勸懲盡心職務其知府有功得與兵備併薦失事亦與併參庶避事  
者絕巧免之私而戮方者獲同賞之勸等因隆慶四年三月初九日題十

一日奉聖旨是

議留副使王化立功贖罪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都察院咨該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趙焯題稱勘得原任廣東按察司副使王化先年督勦和平龍川地方行秀千戶等官朱如拳等把截要路乘機索受銀兩事有指實已玷官箴擬以贓罪情法俱當但王化屢立戰功斬獲數多況今賊復猖獗苦無將才累據長樂平遠人民告稱得化復任當能滅賊則化之勇敢當先臨機應變委尙優於諸將合無將王化權復一府佐職銜或充爲事官令其領兵前去惠潮地方殺賊限以二年果立有奇功准與贖罪一體敘用若或不效仍坐罪革職等因奉聖旨都察院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院看得本官所奏要



將王化立功贖罪但今地方多事彼中士民告留迺出一時權宜相應會議合咨吏部查照施行等因咨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王化由舉人歷官副使屢著軍功乃獲超擢獨以性氣粗率遂蒙葦菲禁繫多年未與歸結今該巡按御史查其奏懇情詞及地方人情具奏前來又經都察院會議欲權復一職令其戴罪殺賊臣等謹議得惠潮多事地方需才爲亟今王化往歲軍功旣多可紀近日贓私又屬可疑況地方有復用之望而按臣有特請之章相應量復一職但府佐官輕難以鎮壓一方及查惠潮見缺兵備一員似宜仍用於此合候命下將王化量起廣東按察司僉事就駐劄惠潮地方管理備事務令其仰體朝廷使過之仁俯竭人臣盡瘁之義益堅初志勉贖舊愆限三年內果能勦賊安民立有奇功另行敘用如或

因循塞責罔所報効撫按官從重參究等因隆慶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具題七月初一日奉聖旨是

議處知府侯必登疏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趙焯題臣據廣東潮州府知府侯必登於隆慶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呈稱願告致仕除具本恭奏及將印信關本府同知楊汝聰收掌仍截日住俸不支等因到臣臣不知奏內何事但據其近日與本府推官來經濟相訐者度之不過以乞休爲名暗引黨已爲援不附己者一槩波及之以售其必報之恨耳臣謹述其事之始末爲我皇上陳之則其險詐欺罔之情自可見矣訪得先任已故熊巡撫大征曾一本駐劄潮州因府皂毆打標兵幾死批行來

推官究問將府皂責治訖侯必登遂以此怪恨來經濟後熊巡撫擒獲曾一本會官審驗必登當堂倡言曰是假是真下人承望風旨次日飛帖遂徧城市熊巡撫以此抱忿成疾欲移出城避之司道固勸迺止此二臣相嫌之始原任監軍道副使江一麟之所親見者也臣又訪聞侯必登私議來經濟收匿橋稅隨密行該道陞任僉事楊芷查訪揭稱查得該府原解底簿係無印草本似難憑信及面加細審各犯所供情節似有威制主使之情且思來推官以甲科筮仕未必不自愛以至於此已經駁回再問來報本道待辜一方固不敢姑息以廢法亦焉敢媚人以殺人等因臣見其含糊不明又行分守參議許天琦查議橋稅蓋因以覈來經濟之事也卽據回稱查該府填報循環考之隆慶二年分白同知抽銀四千八百餘兩

三年分來推官抽銀八千五百餘兩四年分春夏二季陳同知抽銀四千三百餘兩備呈到臣隨批稅以來推官抽數爲額臣以爲此事明矣至七月內來經濟得報行取就據該府揭稱匿稅一事係隆慶三年內告發彼因有礙未敢成招至四年內赴省聞來推官反誣職徇大使潘銓之私情不結前事所以蒙熊巡撫獎語並無一操守字樣等因十一月內又揭稱蒙分巡兵備道牌奉本院牌提潘銓一千人卷違將犯人李班等解赴本道審究外向因來推官在外未經彼此開釋昨回一應禮節並無敢少緣未道及前事乃干結內略言其端意其悟而他處本官不就近辯明致煩提問等因又據來經濟揭稱隆慶三年內蒙委管廣濟橋橋務因本年四月白同知病故本官新筆批揭取鹽稅銀助喪不報循環濟亦將陳和商

稅銀八兩助訖親筆批單付稅課司存案委亦不報循環見今一單係濟親筆輒生情團陷詭寫私簿侵銀二百兩以上切思查摘姦弊必弔印記日收底簿查對其中有報有不報則有侵有不侵明矣乃今獨寫一匿稅私簿豈非有意爲之哉且以太守之尊挾虎狼之威拘商照簿認稅孰肯有不認者乎顯係挾讐團陷措阻行取等因并將侯必登親筆批收鹽餉不報循環二揭到臣又據分巡潮州道僉事金柱揭稱准布政司照會查知府侯必登是否患病應否准放休致任內經手錢糧有無明白見報不勝驚異本道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同侯知府習儀二十六日拜賀長至令節午時相別出巡步履俱爲無恙何忽以病告而呈文又在本道未行之前何本道一不聞知耶至本日未時方接得本府公文一角內稱患病乞

休又書十一月十三日呈詳字樣本道與該府共住一城至于告休交代本道略不與聞及行查後始知該府呈詳本道又逆書月日何本官之不誠心直道詭譎一至此也推原其故乃本官因與來推官互相構隙其始也惟欲誤來推官之行取使不得與選不意來推官盡發其平日奸險貪汙之迹于人自以爲衆論所不容乃捏病告歸然其傾陷之術不但行於僚友卽八月內該府呈詳通判華涇患病告休本道批候兩院詳行該府不知何故聽其徑歸今乃申曰金僉事批允回籍本道經歷二十餘年寧獨於此尙有所昧耶本道駐劄潮州五越月矣凡批案不知幾十百行並無一起回報屢提吏比一吏不解罪徒則彌滿囹圄而怨聲徹于道路本道每一放告在監家屬抱訴者輒百十餘起不得已行楊同知清查本官

又持之不發至今並無一字回報朝廷設官分職以爲民也本官僻傲成性陰險成謀終日之所營營者非揭帖則私書而無干之訐日擾于庭使能用此以及民事何至于積案盈庭罪徒滿獄哉苟如是亦何以稱朝廷之恩激天下之良二千石哉當本道初到任之時有識者人人爲危之蓋以本道之徧心直躬不能御狙詐陰詭之秘必有以中之者今數月之間盡見其爲人始信人言不妄等因到臣再三覆查卷案參詳前後情節密訪之輿論之公面稽之當時親見之臣在侯必登則爲先任熊巡撫之提問皂隸而移恨于同僚在來經濟則自以爲持法不阿竟而受屈于堂官此二臣相嫌之源人人所共見共聞者也其後任熊巡撫獎勵侯必登不及操守二字蓋因伊差人餽送長夫銀五十兩心甚鄙之彼時曾對司道

明言其過見任副使李渭所耳聞目見者也今乃諉罪於來經濟則侯必登之誣也若橋稅一節侯必登私餽人六十七兩零來經濟私餽人八兩零皆有親筆填日無可說矣其私簿稅銀二百餘兩若係經濟入己之贓卽罪當罷斥抑或有團陷之情亦當與之辯洗侯必登因見提弔人卷不遽如其願遂詐病奏擾則險詐乖方之極大傷于國體者也除來經濟聽布按二司會問明白另行具奏外爲照潮州府知府侯必登負小有之才悻悻自好憑斗筭之量事事乖張初至擒白哨之賊功可嘉矣而熊巡撫之擒獲曾一本則倡游言以亂真心何險也杜屬官之餽守似潔矣而于熊巡撫之陞任則送長夫以求榮行何汚也時可獵名則百方求刺李軍門之收遞私書與臣之收貯匿名揭帖可查也計在箝口卽峻刑繩人大



使潘銓之濫罰百金與指揮劉興倫之死于杖下者可據也錢糧應徵不徵惟事違道干譽詞訟應問不問豈憐環隅銜冤收吏役公堂以濫充私費捐者不爲縱伊父賀壽與部民宴酬官閑盡掃數月前金箱瑪瑙帶數十餘條揚言餽人將焉用之十月內夜出私篋藏四十餘打令弟回家伊誰欺也徐紹祖十歲之幼兒恨其父而撻折手指殘忍殊甚來經濟役使之門皂爲索垢而盡刑繫監狂惑異常過蒙皇上使過之仁不思感恩圖報迺逞一己好剛之氣輒欲睚眦害人無故稱病敢于欺誑朝廷擅自奏瀆明係紊亂法紀似此不忠之臣應在不謹之例所當亟行罷斥者也伏乞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侯必登速賜罷黜庶朝綱振肅而改節之臣無所容其奸矣惟復別奉聖裁等因題奉聖旨吏部知道欽

此准抄出送司案查本官於隆慶六年二月內奏爲患病不能供職仰負天恩乞賜罷斥以免貽累地方事奏臣原籍雲南廣南衛貫應天府上元縣人由進士除授江西南昌府推官陞授南京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歷陞本部武庫司署郎中隆慶二年內陞任前職隆慶四年六月內伏蒙聖恩特允吏部題請加陞從三品服色俸級仍舊管事隆慶五年正月內又蒙欽賜宴賞竊念臣以一介孤寒冒領鉅郡方憂莫道尸素之罪詎意濫叨希曠之恩此微陋之極榮古今之難遇者也臣懼孤高厚夙夜恐惶誓在捐糜少圖報稱凡可弭盜懲貪以安瘡痍殘喘之民者罔敢不遵承吏部所條悉弊源勉思滌洗一二以奉揚德意雖歛怨招毀亦不敢辭豈知福踰涯分病遂侵尋本年八月內以來感患瘴癘繼生瘡瘍醫治失方毒

流在足動履艱難目今巨寇反側之時而臣臥病在床療官廢事上負聖明之特恩下失黎庶之過望此臣所以痛心疾首而臥不寧席者也若不昧死陳乞則悞地方之事必多而臣之罪愈重臣之憂愈甚而病愈深僅存瘦骨不待積毀而銷卽欲塗肝腦以仰報亦將無所從矣懇乞聖慈軫念艱危之地難容羸病之夫勅下吏部速將臣罷斥回籍別選賢能來守茲土則一方生命仰再造于堯天而萬里微軀獲免填于瘴海矣臣無任激切祈懇隕越俟命之至等因奏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又查得隆慶四年六月內該本部題爲議處遠方有司以安地方并議加恩賢能府官以彰激勸事訪得潮州府知府侯必登公廉有爲威惠並著能使地方鮮盜百姓得以耕稼爲生議將本官先加從三品服色俸級令其照舊管事待

政成之日另議超陞等因題奉聖旨近來遠方有司不得其人以致民不聊生盜賊滋蔓這所議甚得弭盜安民之要都准行欽此又查得隆慶五年正月內本部議覆南京科道官王禎王嘉賓等題爲申飭朝覲考察重典以勵庶官以降聖化事該本部會同都察院詳議得知府侯必登等賢能卓異已經題奉欽依照例獎賞外隆慶六年二月內本部題爲缺官事照得廣東按察司缺僉事一員合當推補查有原奉欽依加從三品服色俸級廣東潮州府知府侯必登年資頗深例應陞任但地方多事正賴本官幹理若遷之他處委屬不便相應就近陞補議將本官陞補廣東布政司右參政仍兼僉事職銜管理前項地方事務等因奉聖旨是欽此已經給憑移咨轉行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巡按廣東監察御史

趙焯題參潮州府知府侯必登挾嫌相構妄行奏擾乞要罷斥一節爲照廣東地方徧地皆盜民不聊生實起於有司之貪殘而成於蒙蔽因循之日久本部于先年訪得潮州府知府侯必登能撫綏窮困制伏豪強弭盜安民地方利賴特爲奏請加三品服俸以示激勸後巡按廣東御史楊標至京臣卽問彼處有司賢否標曰知府侯必登有守有爲任勞任怨民賴以安但不肯屈事上司所以問之百姓人人愛戴問之上司人人不喜至朝覲時又加查訪僉同本部遂有卓異之薦然侯必登資俸已深潮州士夫在京者恐其陞去每向臣等保留曰潮州不可一日無侯必登也又有潮州舉人監生及在官納解人等數十人遮道告曰侯知府年久該陞若遂陞去百姓無主必皆隨之而去此人情如此臣等思得官久不陞何以

示勸會潮州兵備員缺遂將侯必登擬陞參政帶憲職管潮州兵備事蓋所以慰士民之心爲地方計也今該巡按御史趙焯論劾前來其中論詞多出守巡等官揭帖夫言旣盈耳監察之官固不容默然詳其論詞並其中揭帖語意乃是侯必登素不能奉順上司巡按及守巡等官旣皆銜之會又與行取推官來經濟相訐而推官乃巡按所信用行取之官乃兩司所趨附于是守巡等官遂明有左侯右來之意侯必登忿其不勝遂具本差人赴京乞休守巡官旣知侯必登恨已聞其有奏以爲必有相攻訐之辭遂具揭巡按激而爲此又恐遲則侯必登之說行而已反出其後故如此其急也而不知侯必登本中止自乞休並未沿及他人向使知其不相沿及又豈有此論哉今觀劾詞首云府官挾嫌相構妄行奏擾大壞聖朝

綱紀又云侯必登告致仕臣不知奏內何事但據其近日與來經濟相訐者度之不過以乞休爲名暗引黨己爲援不附己者一概波及以售其必報之恨耳其金柱揭云本道徧心直躬不能御狙詐陰詭之秘必有以中之者此其情自可見不然兩司知府官自行具本乞休者亦多矣何以皆無劾者而今獨劾一侯必登謂之大壞朝綱乎且據劾詞內稱侯必登與來經濟相訐在上年七月則是事已久矣又稱來經濟事待布按二司會問明白另行具奏則是今尙未明也若止惡其相訐何不卽劾於始訐之時若是劾其所訐之事又何不少待於問明之後而顧急舉於侯必登上本之日乎況彼此相訐事尙未明則是非固未定也劾則俱劾止則俱止又何匿來經濟不劾而止劾侯必登乎此其理亦自可知然事旣如此侯

必登實有難於處者欲擬其去則不惟失百姓之心而將來任事之臣何以自効欲擬其留則上司既不相容留之何以自展欲擬行勘則無事可勘欲擬罷斥則卽據劾詞既未明指所壞何法又未明指所貪何贓不得而議罷也但訪得侯必登心既好勝氣又過剛雖惠及于民而不能善事上官雖威行于盜而不能善處寮案恃長縱傲以短招尤雖非重愆亦有薄咎合無將侯必登仍以新陞職銜量調別省令其痛自省改其來經濟事須要明白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廣東巡撫都御史另委隔別衙門官從公勘問不得曲徇偏向務見的確具奏發落仍令省諭各布按守巡等官見今廣東盜賊縱橫正破格整飭之日兵糧缺乏正協力幹濟之時毋得仍守成心尙循故套崇姑息而摧振作獎軟熟而抑剛方當知任事爲



忠不可徒諉罪於人當以救民爲急不可徒取便于己如有違者參奏重治斯於事理兩得其平而撥亂反治之功或可望于一二也等因隆慶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具題二十四日奉聖旨是

改參政陳奎兼潮州兵備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照得廣東按察司缺僉事一員專管東筦以東自惠州海豐直抵潮州閩境一帶地方帶管整飭嶺東道兵備兼管分巡南路一帶所轄潮州府屬饒平大埔海陽潮陽揭陽惠來澄海普寧及惠州府屬海豐各縣事務監督柘林碣石二寨平時則操練兵船稽察奸弊催督錢糧遇有警報會同各該參將督率各寨兵船出海勦捕以靖地方合當推補案呈到部看得廣東地方多盜而潮惠尤甚先任潮州府知府侯必登

能弭盜安民是以本部卽擬陞潮州等處兵備令其彈壓地方今旣被論調去地方失望非得有才力肯任事者不可以繼其後照得新任山東布政使司右參政陳奎原任廣東副使才力有餘敢于任事且廣東民情事理皆所諳熟堪以彈壓潮州等處地方合無將本官改廣東布政使司右參政兼以僉事職銜管理前項地方事務候命下之日本部給憑令其作速赴任仍咨該部照例請勅以便遵行等因隆慶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具題二十七日奉聖旨是

書

答廣東趙巡按

聞憲節已到地方良慰廣中狼狽已甚惟有處分有司是第一義乃今入

選者已無科甲之人只待會試後方可爲之又須秋冬閒始可到任便是  
閱歲纔能周匝遠方之難及固如此無可令人柰何然有君在地方須當  
極力振飭務洗從前苟且之政以拯此疲民庶有更生之望凡有當行事  
宜不惜見教卽當爲君行之草草不悉幸照

### 答兩廣殷總督

先承書教諄切如得晤對已多感慰繼又辱示倭奴猖獗土寇相勾爲亂  
憂懷可想也然有公在鎮誠何足慮顧此非一朝之積所謂因循姑息廢  
弛痿痺正是向來久貽之病若非一大振刷終亦若斯而已公素負大志  
宏略今當盤錯正利器可施之日凡可改弦易轍滅寇安民者不妨見教  
便當爲公行之古云候誰在矣張仲孝友僕固不敢望於張仲然力爲主

持於內俾豪傑得以成功於外同心戮力共翊王室則寸衷固自許焉而曷敢有一毫之不盡哉方弘靜者當留在地方劉穩已用之廣東矣來書乃索此人可見心之同也其諸藩臬守令等官有當在地方者或不宜者或他處之人有可用于廣者幸一一示之卽爲措處官皆得人事自可辦也又僕昔曾具題議處廣中有司今又爲議處薦舉以激勵之原稿特錄上幸刻成冊二司守令各給一冊使彼知廟堂相待之意如此當必有勸也又稿三通亦守令所宜知者附之後可矣冗甚放筆布復不倫幸亮

又

前使回曾具啓布意諒達左右廣東地方狼狽皆因法度廢弛人心玩愒所致非大破格整頓必不能易亂以爲治幸公在鎮僕當力助必爲主上

收拾此方復如先年之舊而後已諸所當行者不妨見教卽當爲行之也知府侯必登前所以寵異之者以其能守己任怨弭盜安民故特獎以勵人心今且被論則任事之臣反爲徇舊套者所笑而地方之事其孰爲振作乎初意欲直留之又恐自茲難于展布故稍爲處分而又爲之明其意蓋恐廣中有司遂以必登爲戒而不可以驅使也然其實必登被論之由不過如僕疏中所云而已一覽自當知也幸以此意徧示諸地方官使知廟堂之上所以念廣東者如此所以顧地方顧百姓者如此有志之士固不可因侯而自灰無志之人亦不得快侯而自幸也

又

兩承手教疊疊數百言地方事舉在目中知措置得宜處之有備廣不足

憂矣惟公任便行之其地方官僚不知果能副用否如有不堪便當更換務期寧此一方而後朝食公不妨頻見教也人回索書急草草布復不悉幸亮

又

承示處置廣中事宜委到周至平定在目中矣大抵天下之事在乎爲之出於實而處之中其機則未有不濟者然非公其熟能兼之方布政所言非特廣東蓋處處皆然也因公有實心故彼有實言耳今處處有兵處處有糧威力既盛伸縮在我以勦以撫皆可成功寇誠不足慮也番夷市舶一節尊諭極是彼井蛙之見何足計哉某人者便當調去卽以某人補之此外有司官有不堪用者亦須見教僕當與公戮力協心必爲主上奠此

一方苟可以爲公助者纖毫不敢自惜也人行急草草不倫幸亮

又

廣東事理前已略言其意想達左右茲城池既復勦倭報捷良可喜也然倭尙可平而地方之賊難於卒滅地方之賊不可滅固倭之所以來也而地方之所以多賊者實逼起於有司之貪殘而養成於有司之蒙蔽及其勢成計無所出乃爲招撫之說以苟且于目前於是我以撫款彼而彼亦以撫款我東且撫西且殺人非有撫之實也而徒以冠裳金幣羊酒宴犒設金鼓以寵與之有司將領固有稱賊首爲翁相對宴飲歡笑爲賓主而又投之以侍教生帖者百姓之苦如彼而賊之榮利乃如此斯不亦爲賊勸乎柰之何民之不爲賊也而廣之徧地皆賊寔由於此今幸有公在彼

必須痛勦一場使諸山洞海洋之賊皆就殄滅然後撫恤瘡痍休養生息  
 乃稱平定不然而猶徇故也恐日復一日廣非國家有矣昨已令本兵覆  
 題發銀兩招浙兵以副公之用其伸縮操縱任公便宜爲之他人更不得  
 以阻撓公其爲皇上整頓此方復如當年之舊是不世之功也陳奎劉穩  
 已皆用之廣東矣蘇愚待有副使缺補之其他尙有當更置者不妨見教  
 卽爲處也至於征勦之事尤須將領得人乃可奏功廣東自大將徧禪而  
 下果孰可用當留孰不可用當去何人可代孰宜于彼不宜於此孰宜于  
 此不宜于彼所當更調可卽奏上當擬行之有將有兵有糧則賊平有日  
 矣然僕所以急急於此者尤有深意夫廣東之敝極矣整頓而使之如舊  
 亦甚難矣非公在彼孰能經略非僕在此孰肯主張故整頓此方必當在



此時也過此以往但少一人事必無濟廣東終無寧日矣公有雄負成此不難時不再來可不念哉冗中放筆無倫不能盡意惟照亮千萬

又

倭賊已平足徵雄略仰服仰服以賊治賊不勞不費而成功尤爲上計僕昨所以力言招撫之非者爲往日之舊套言也若使彼之歸款非僞而吾之處置得宜則盜亦可用唐李愬之平淮蔡卽用淮蔡之人可鑒也但威足以破其胆而恩足以結其心使果爲吾用而立功胡不可者不然則直有勦除而已此在公斟酌爲之僕非有成心也來疏云云已令本兵照覆不爲異同至所謂立章程定法制尤爲確論惟公所行也冗中草草不悉

幸亮

又

渠魁既得地方既平一省晏然皆公之力而計其所費又甚省約非有經濟弘猷而又出諸爲國之忠赤何以能此公眞社稷之臣非時流能伍也憶昔識荆卽仰公爲大用之器以今觀之誠爲不爽矣僕素無他長惟有一念爲國之心死不敢易柱石如公敢不爲國愛護公其暢意行之惟以濟國事爲主餘更無他慮也

又

承書問多感大疏言地方事甚明讀之敬服數十年造亂之鄉一朝靖謐誠爲可喜然善後之計更須深圖種種停妥乃可望於久安有公在鎮必獲良策凡所當行者不妨見示當爲行之人回草草布復不悉惟照亮

又

公有報國之忠心有戡亂之雄略指揮一定叛宄遂平此數十年不能得者乃不勞而致功在社稷誰能右之其善後事宜惟公處分更無掣肘願益展弘猷圖其永久是所望焉人回草草不悉

答廣東楊巡按

辱書問知憲節已抵地方爲感爲慰所諭云云憂深意切必須力爲處分務解倒懸爲當不然恐遂至於不可爲也僕于廣中事日夜在念凡有可言者不妨見教卽當爲行之人回草草布復冗甚不能悉意惟心亮幸幸

與南京姚監察

貴省狼狽已甚僕誠欲爲主上奠此一方實日夜在念處置不遺餘力不

知能竟遂此心否外書稿三通奉覽此其近者前此尙多不能悉具也人行迫草草布復不悉幸亮

答兩廣殷總督

公雄才淵略亮節真心實僕二十年來所敬仰者嶺表多艱遂勞節鉞曾未期月立致輯寧俾數十年猖獗之徒悉歸王化數千里作逆之處盡服朝廷公之功在社稷何其偉也僕曩在政府雖不無少効贊襄然愛莫能助顧何力之有焉而公乃歸功於僕則何敢當人回草此布謝餘情如海莫克具陳臨楮不勝悵悵統惟心照不宣

